外国当代中篇小说丛书

〔保加利亚〕
鲍·拉伊诺夫著
樊石译

黑天鹅

黑　天　鹅

〔保加利亚〕鲍·拉伊诺夫
樊　石译

文化艺術出版社

Черните лебеди

Септември, Януари 1977, брой 1.

Орган на Сьюза на българските

писатели

根据保加利亚作家协会机关刊物《九月》第1期译出。

黑 天 鹅

〔保加利亚〕鲍·拉伊诺夫著

樊 石 译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延庆王庄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940 毫米 1/32 印张 4 3/4 字数 80,000

1984年6月北京第一版 1984年6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33,000册

书号 10228·074 定价 0.45元

拉伊诺夫与《黑天鹅》

鲍戈米尔·尼科拉耶夫·拉伊诺夫(Богомил Николаев Райнов,1919—)是保加利亚当代著名作家，以描写城市题材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著称，曾两次获得季米特洛夫奖金。他的作品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受到世界各国文坛的重视。这里介绍的中篇小说《黑天鹅》是他的名篇之一，读者可以从中窥见这位作家的艺术特色之一斑。

一

拉伊诺夫生于索非亚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其父博学多才,既是小说家、诗人、戏剧家,又是文学史家、哲学家、翻译家，一生著作达八十余种。拉伊诺夫自幼受到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熟知欧洲的文化艺术。一九四三年，他毕业于索非亚大学哲学系。早在中学时期，他就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小组，随后加入以赫·斯米尔宁斯基命名的党员作家团体。反法西斯斗争时期，他参加编辑地下革命刊物。一九四四年九月保加利亚解放后，他曾在《工人事业报》和索

非亚电台任职。接着,先后担任过《艺术家》、《艺术》等杂志和《文学阵线报》主编及《黄蜂》、《九月》等刊物的副主编，并兼任高等造型艺术学院美学教授。一九五三——一九六〇年，曾任保加利亚驻巴黎文化参赞。一九六七年当选为保加利亚作家协会副主席，一九七二年起一直担任该协会第一副主席。一九七四年被选为保加利亚科学院通讯院士。

拉伊诺夫于一九三六年登上文坛，最初写诗。作为诗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显露出自己的才华,相继出版了《诗集》(1940)、《诗选》(1941)和抒情长诗《爱的历程》(1942)。当时,在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下，他在诗作中表达了对乱世的忧虑，发出了反战的呼声，字里行间充满对前途的信心。一九四五年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平日漫游》，描写战前索非亚市民的生活，表现人们之间的冲突和悲剧。作者把我们带到索非亚的街道、酒馆、理发店、咖啡馆、工厂和作坊，到处都充满凄凉的气氛。从这部作品中可以看出作者对生活敏锐的观察力。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他根据自己在巴黎任职期间的见闻,先后写出了《角落里的人》(1958)、《雨夜》(1961)、《晚间的林荫道》(1963)等中短篇小说集。这些作品剖析了西方资产阶级乐园的腐朽本质，行文大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对话简洁，语言生动。保加利亚评论家潘·扎雷夫认为这些作品具有“莫泊桑

的风格”。描写当代道德题材的中篇小说《路茫茫》(1965)标志着拉伊诺夫的创作进入新的阶段。小说通过一个科学工作者遭受打击、被迫害致死的故事，揭示了创新与守旧、善与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这部作品受到好评。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他写出了《某位先生》(1967)、《好不过坏天气》(1968)、《烦闷不堪》(1971)、《女恶棍安魂曲》(1973)等一系列侦探小说，这些作品既独立成篇，又由共同的人物贯串起来，从不同角度描写国际范围内的间谍活动，情节引人入胜，在国外受到重视。七十年代，拉伊诺夫特别多产，相继出版了《通往圣十字架之路》(1974)、《岁月流逝的哀歌》(1976)、《这个奇怪的职业》(1976)、《第三条路》(1976)等作品。上述作品的体裁很难确定，近似回忆录或论说小说，大都带有浓厚的自传性。作者通过回忆自己的父亲或描写本人的生活道路和命运，用新的方法和从新的角度对亲身经历的往事重新评价，并对自己进行深刻的自我剖析，来表现现代人的精神世界。保加利亚评论界认为这些作品是当代文学中的独特现象，在散文作品中占有特殊位置，因为作者为发掘新的艺术潜力进行了可贵的探索，使创作者本身成为文学描写的对象，开辟了新的题材范围。拉伊诺夫的近作长篇小说《只为男人》(1979)反映了社会生活中多方面的问题，着重表现当今社会条件下，人的成长，人的社

会化，即人在社会中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一主题。

拉伊诺夫同时又是政论家、艺术理论家、文学理论家，在美学、造型艺术等领域造诣很深，著有《造型艺术问题》（1950）、《美学》（1951）、《群众文化》（1975）等书。

拉伊诺夫具有独特的艺术个性。他的作品不拘形式，常常打破时空顺序，情节跳跃幅度大，但主题鲜明。作者重点着墨刻画人物，细腻的心理描绘使人物如浮雕似的突现纸上。他还善于使用讥讽的潜台词，揭示人物的性格特征，使形象生动感人。这些特色也体现在《黑天鹅》中。

二

《黑天鹅》发表于一九七七年。这部作品通过一个女芭蕾舞演员在艺术道路上孜孜不倦的追求和她跟周围人们之间的关系的描绘，探索现代人的精神世界，颂扬创造性的劳动，读后颇能给人以启发。保加利亚文学评论界认为象《黑天鹅》这类作品是“对艺术中富有创造性的人、他的形成和发展道路最有意义的探索”①。

小说中并无惊险曲折、波澜迭起的情节，呈现在

① 鲍扬·尼切夫：《近十年的散文》，见《文学阵线报》一九八〇年第十五期。

读者面前的只是一个女芭蕾舞演员的普通故事。然而作者清新的构思，丰富的想象力，从容的笔触，逼真的形象，使得这部作品具有深沉的艺术力量，读来颇有吸引力。

小说主人公维奥列塔从小深受剧院环境的熏陶，向往舞台生活，十岁时考进芭蕾舞学校，开始了艺术生涯。她立志攀登艺术高峰，因此总是严格要求自己，勤学苦练，百折不挠。她抛弃生活中的一切乐趣，乃至牺牲爱情，全力以赴地献身于艺术，把所从事的事业看成是生活中的唯一内容。领导的轻视，同事们的讥讽，朋友们的劝告，都不能动摇她的坚强信念。她真心热爱艺术，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精神。她的理想来源于对艺术的崇高使命的认识，她认为最大的快乐莫过于把美献给满堂观众，用美去启迪人们的心灵。正因为如此，她在艺术道路上不断攀登，精益求精，从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在她看来，如果演出只是重复老一套动作，那无异于儿童学诗，创造性的劳动就变成陈规陋习，艺术就会失去生命力。因此，在永无止境的艺术道路上，维奥列塔总是把已经取得的成绩看成是朝新的目标迈进的起点，力图以创造性劳动不断攀登新的艺术高峰。这正是对理想永不满足的追求的表现，说明她对事业有高度的责任感，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就在于它概括了一切创造

者的共性，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感人的艺术力量。

《黑天鹅》在艺术上除具有拉伊诺夫作品的一般特色外，不无独到之处。主要故事情节在三天之内展开，但作者通过插叙等手法给我们展示了一幅完整的芭蕾舞剧团的生活场景。演员们单调的生活，紧张的排练，演出的纷忙，同行们之间的嫉妒与猜疑等等，都描写得很生动，读来仿佛身临其境。作者擅长寓新奇于平淡之中，使朴素的情节突现意想不到的高潮，产生良好的效果；刻画人物，能准确地捕捉住人物的内心活动，细心剖析，深入发掘，同时又善于以生动的比喻暗示人物的命运，使形象鲜明，主题突出。

译　者

星　期　五

这一天象往日一样开始了，就是说令人不愉快。

其实，在闹钟铃响之前，一切都好象还不至于这么令人不愉快。不过，那还不是白天，人们还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之中，而是介于白天与黑夜之间那段昏暗的空隙时间。充满恶梦的黑夜已经过去，而令人烦恼的白天尚未来临。

恶梦把她带到幽暗、寒冷和寂静无声的门前，那门紧闭着。她在那里徘徊，冻得发抖。要不就是在万丈悬崖上，她想爬开，但怎么也爬不动，因为脚下的泥土往下崩塌，而周围满是荆棘，带着她一个劲儿地往下掉。或者是试图跳过某个深渊，但一不小心掉下去了,往下掉呀,掉呀,掉呀,直到被吓醒为止。

接着，她又微微入睡了。黎明前的黑暗在慢慢消逝，她在恶梦中感到如此沉重的双腿慢慢地变得轻松起来了。她仿佛置身于蔚蓝而明净的空间，随着暖风慢慢飘动着，气流发出的响声犹如远方传来的音乐。正在这时，闹钟铃响了。

铃声顽固刺耳，象现实生活那样无情，又象新的一天到来一样不可逆转。维奥列塔伸手按了按止闹

帽，并未睁开眼睛，可是，睡梦中那蔚蓝的空间已经消逝了。她试图重新回到那种景象之中，哪怕片刻也好，但呈现在她朦胧的眼帘前的并非蔚蓝的空间，而是某种淡绿色的或褐红色的昏暗景象。

是呈现淡绿色还是褐红色，那就要看放下什么样的窗帘了。如果窗子上只放下绿色纱窗帘，那么房间里就比较明亮，说明米米已经起床了。如果室内还笼罩着褐红色的昏暗气氛，那就说明米米还没有拉开那面织着许多大黄叶的厚窗帘，可见她还在睡觉。

尽管维奥列塔喜爱明亮的色调，但此时此刻，她倒认为昏暗比较好。只要米米还没有起床，浴室的热水就不会有人用。可是这一次，晨曦已通过绿色的纱窗帘透进来了，并且从这里可以听见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声和水管的隆隆声。

“特麦努什卡，你还在床上打滚呀？快起来洗洗吧！”米米一边进屋，一边以命令的口吻说。她裹着一件白色旧浴衣，头上带着尼龙帽，这样不会弄湿头发。

她象滑过湖底似的，不声不响地穿过昏暗的房间，随风散发出湿气和香皂的气味。维奥列塔掀开被子,站起身来,习惯地朝浴室走去。

她们充作浴室的地方只有电话间那么大。虽然地方狭窄，但设备倒也齐全，有供淋浴用的喷水龙

头、洗脸池、锅炉和放香皂等物的小搁板。

不用说，锅炉里的热水已经用完了，好在米米不是每天早晨都走在你前面。只有当她头天晚上没有跟瓦斯科在酒吧间泡到深夜时，她才会早起。

维奥列塔急急忙忙在冰冷的凉水里冲了几下，然后迅速用毛巾擦了擦身子，冻得直打颤，便急忙跑回房间穿衣服。干净的衬衣使人感到爽快，但是它也那样冰冷，好象没有干似的。连那件黑绒线衫也没有给她带来一丝温暖，仿佛等待主人来暖和它一样。

“有咖啡吗？”米米问，她已经把水锅放在壁龛的电炉上了，壁龛等于是她们的厨房。

“昨天买了。”

米米还没有想到拉开窗帘，晨光继续通过绿色纱窗帘透射进来，房间里仍然呈现模糊的淡绿色，象沉浸在平静、混浊和象浴室里的水一样冰冷的水底似的。

拉放窗帘的专利权属于米米，因为她的床紧靠窗前。维奥列塔认为只要纱窗帘就足够了，而米米却坚持要挂另一面织着金黄色树叶的厚窗帘，以防那些饶舌妇往里偷看。这里的饶舌妇是指住在对面楼上的两姐妹——她们都是老处女。

“这咖啡是从食品杂货店买来的吧……”米米不怎么高兴地问。她已梳妆完毕，正弯着腰准备电炉。

“是的。”

“ 你不说我也知道。里面什么味道都有 肥皂味呀，猪油味呀，胡椒味呀，只是没有一点咖啡味道。”

当你还沉浸在甜蜜的梦乡时，就听到了这番有关咖啡的胡言乱语……多么令人遗憾啊！美梦是留不住的，天一亮它就烟消云散了。你不可能用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讲起来毫无意思。甜蜜的味儿只能在梦中领略，有说不出来的味道。事实上有什么好讲的呢？那只不过是个蔚蓝的空间，辽阔而明亮，充满温暖、柔和的光芒。仿佛你是在某种悠扬的旋律的伴送下，随着缓慢的气流到了那里，自由自在地飘游似的。

“ 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把这种乏味的饮料喝下去，”米米一边说，一边把咖啡锅从电炉上拿下来，“ 没有什么关系，我们至少能暖暖身子…… ”

不用说，她们喝完了咖啡。因为刚才谈到取暖，于是话题便转到了炉子上。两星期前，米米就把取暖的电炉送去修理了。她每天都去瞧瞧，可至今仍未修理好。

“ 昨天他们说，需要换全新的电炉丝，可暂时无货。’米米说。

因为维奥列塔没有言语，于是米米又说：

“ 你怎么不说话呀？……好象这事与你毫不相干似的…… ”

对于女友沉默寡言的性格，她早已习惯了。如

果说今天这种沉默使她不高兴的话，那是因为今天她对一切都看不顺眼。维奥列塔爱用脑子琢磨，把什么事都装在心里。倒不能说她的举止完全象聋哑人，但她的答话一般都很简单，往往只说声“是”，“不对”，“可能吧”，“你瞧着办吧”。

“最好买个新炉子。”她终于开口了。

“哪怕整个冬天挨冻，也不要买新的。”米米反对说，“一个新炉子要十五列弗①，一副电炉丝才三列弗……”

“十五列弗……当你跟瓦斯科坐在饭馆里时，再多的钱你也会花的。”维奥列塔心里这样想，但她什么也没有说。

这时，正好门铃响了，一个女职员来收电费。

“八列弗三十二斯托丁卡②。”她手里拿着帐簿，站在门口说。

“怎么这么多呀？”米米开了门，吃惊地问。

“你们应当更清楚……”女职员态度冷淡地回答说。

“特麦努什卡，你看看手提包里的钱够不够。”米米大声说，尽管她比谁都清楚提包里有多少钱。

“只有两列弗……”

① 保加利亚货币单位。

② 一百斯托丁卡等于一列弗。

“我们只有两列弗。”米米对女职员说。

“那我就要停电了。”

“停什么电呀……我们明天就付钱。”

“那好吧。不过话说在前面，要是明天你们还不付钱的话，我就要切断电源了。我昨天就来过了。”

“真讨厌！”米米打发她走后，愤怒地说，“你听见了吧，她说昨天就来过了……好象我们没有什么事干，该成天呆在家里等她似的。”

她看了看表，说：

“走吧，还有时间去红罂粟咖啡馆坐一会儿。”

“还是收拾一下房间吧……”

“我没心思收拾。以后再收拾吧，现在我想再喝杯咖啡……名符其实的。”

维奥列塔顺从地站了起来。她从衣架上取下深蓝色大衣。那是一件旧大衣，还是上次提级时买的。她穿衣服时，无意之中发现房间里凌乱不堪——桌上满是昨天晚餐的残渣剩菜，衣服东一件西一件的，床上也乱七八糟。床单该换了，洗旧了的枕套布满大块的黄斑。要知道，米米一贯把整理房间这件事交给你啊。

* * *

在红罂粟咖啡馆——刚刚竣工的旅馆附近新开的咖啡馆——有两张桌子已坐满了同事，米米跟他

们只保持一般的工作关系。坦尼娅坐在第三张桌子旁,她已喝完了咖啡,正感到寂寞呢。

“两位小姐又睡过头了吧？”当她俩在她对面坐下时,她断定说。

米米没有回答，朝服务员伸出两个手指，表示要两杯咖啡。

“你好象心情不怎么好,是不是?”坦尼娅问。

“没有什么,你会使我愉快的。”

“你连想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走运吧？奥尔加倒霉了,昨天扭伤了腿。”

“谁也没有叫她乱蹦乱跳,”米米喃喃地说,“是她自己找的。”

“至少两星期不能上台。”坦尼娅满有把握地说。

“行啦,我听说了。你别以为我会给她献花!”

奥尔加是她们芭蕾舞剧团的女主角，米米跟她合不来。

“你今天该感到欣慰了。”坦尼娅叹了口气说，“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这回该轮到你上台了。”

“哪能?马上就要停演。”

“不会停演的。”

服务员送来了咖啡。她收下米米准备好的零钱后,就走开了。

“怎么会停演呢?”坦尼娅又说,“全部戏票都卖出去了，而且从索非亚来了大人物，他们将要陪同外

国代表团观看演出呢。”

“那是他们的事,用不着我操心。”米米吸着烟,随便地说。

“你今天怎么这么反常?”坦尼娅大声说:“你也终于要扮演奥杰塔一奥季丽娅[1]这个角色了，难道你不感到欣慰吗？”

米米咕咚几下喝完了咖啡，然后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象准备亲吻似的张开圆润的嘴唇，慢悠悠地把烟吐出来。

“有什么了不起！当初我想扮演这个角色时，谁也不让我演。现在让不让我演……都一样！”

“行啦，别装蒜啦！分配你演这样的角色，你也不高兴……你大概会说‘我不想演’,‘让玛尔加丽特卡演吧’,是不是?”

玛尔加丽特卡就是维奥列塔。只有米米称她为特麦努什卡，理由是她不愿滥用外国人的名字。而坦尼娅又不喜欢特麦努什卡这个名字，所以便称她为玛尔加丽特卡。

“正是这样。”米米点了点头:“如果他们真的要我担任这个角色的话，我会立即让给特麦努什卡的，哪怕让她高兴一下也好。我们的使命不就在于让别人高兴吗?”

“要是有人问你……”坦尼娅说。

[1] 奥杰塔一奥季丽娅，芭蕾舞剧《天鹅湖》中的女主人公。

当然罗，谁也不会问她。剧中的角色并不是由米米来分配的。退一步说，就假定她打算把奥杰塔一奥季丽娅这个尚未最后确定的角色让出来，也未必能办到。早在好几年前，米米就被分配担任这个角色的 B角,而维奥列塔担任 C角。但这只是写在纸上的东西，因为奥尔加不让任何人以这个角色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而且令人倒霉的是她一次也没有病过。这样，B角就根本没有上台的机会，更不用说 C角了。

是的，米米无权分配角色，而且米米本人能否得到这个角色，也还是个大问号。但维奥列塔脑子里却摆脱不掉奥杰塔—奥季丽娅。在去剧院的路上，她一直想着这个角色。当某种想法深深印入你的脑海里时，哪怕是荒谬可笑的也罢……不错，三个季度以前，她不觉得这种想法荒谬可笑，曾十分卖力地排练这个角色，不过当时是另一种情况，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希望。

她们三人走进了剧院。门房正在打电话，看也没有看她们一眼。于是，她们登上旧电梯，上了二楼。那里是泰尔普西诃拉①殿。走廊和演员化装室实在叫人别扭，到处散发着久留不散的香味、汗臭味和化妆品气味。后台的空气混浊不堪。漂亮的戏剧服装翻过来放在那里，里子布质劣而破旧，象维奥列

①泰尔普西诃拉，歌舞女神，希腊神话中九缪斯之一。

塔的紧身裤那样打满了补丁。灰色的墙壁使这所房子象座兵营。墙上装有红色灭火器。人走动时，肮脏的地板吱吱直响。一些演员站在吸烟的地方，准确地说，是站在走廊尽头的痰盂旁边。

化装室还算暖和，也就是说，人在里面不会冻得牙齿打战。一些演员已作好排练的准备。维奥列塔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以沉思的目光凝视着自己。所谓凝视自己，就是说她对着镜子，镜中映出了她的面容。那是一张苍白的脸，一双灰色的眼睛显得更大了。当你这样苍白和瘦弱时，人们就说你很漂亮，那些对你有好感的人会这么说，而其他的人则认为你象个死人。

她还在想奥杰塔一奥季丽娅。为了忘记这个角色，她打开手提包，细心地掏出各种化妆用品——黑色紧身衣,肉色紧身裤,芭蕾舞鞋,扎头发用的绸带，掏到提包里只剩那只灰长毛绒小狗为止。狗总是在她的提包里，因为它的作用是带来幸福，至少可以守卫她。

维奥列塔就这样仔细和慢条斯理地换衣服。正如米米所说，干这一行的一半时间花在换装上。她先勉强地穿上那条打满补丁的紧身裤。然后又穿上紧身衣。箱子里本来有新的紧身裤，但那天试穿时，她觉得很不舒服，而且远远超过了一般不舒服的程度。于是，她认为新的不合她的身材，决定继续穿旧

的。而旧的她穿惯了，确实很合身。

穿鞋时，她想尽量集中注意力，但那个角色老是一个劲儿在她脑海里转来转去。直到在大厅里开始排练时，她还是摆脱不掉这个念头。在这灰蒙蒙的早晨，晚间乐队嘹亮动听的音响被音调不正的钢琴所代替了。它机械地重复着自己的节拍，没完没了，其单调程度不比广播体操曲好多少。所有在夜间以公主和仙女的面貌出现在舞台上的人，现在都穿着各种各样的紧身裤、旧鞋和五光十色的紧身衣，按照严格的舞步要求，在做各种动作，她们的表情沮丧而呆板。

为了迎接富有诗意的时刻的到来——在这个拥有三面墙的舞台上仅仅两小时的诗意生活——需要经历多少枯燥无味的生活、紧张的排练和付出多少劳动啊！但今天早晨，她没有想过这些。在大雾笼罩的地平线上出现了一线光芒。不管怎么说，这还只是一种希望之光，甚至可以说是对光芒的幻想。但是，她已经按捺不住兴奋的预感所突然带来的喜悦心情。

“维奥列塔,你今天是怎么搞的？”教员严厉的声音使她大吃一惊，“一分钟内你跳错了三次。”

对教员来说，严厉的语调和尖锐的批评是家常便饭，但象米米那样的人不喜欢她这种作风。

“有什么好生气的？”坦尼娅马上插嘴说，“难道

你看不出她已经到了更年期吗？”

“她一生都处在更年期之中。”米米说。

她看了看维奥列塔，接着说：

“特麦努什卡，我们两人毕竟是全团最好的演员，这是天天都看得出来的。”

“从哪方面看得出来？”坦尼娅问。

“仅从教员没有给我们两人指出过错误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来。”

教员确实从来没给米米提过意见，当然不是说她没有发现过米米的错误，而是不愿意当面给她指出来。这种情况两年前就开始了。有一回，教员因什么事批评过她，而她当即以粗暴的态度回敬了教员。教员觉得这有损于自己的尊严，于是就不再理她了。直至今天，也还没有跟她说过话。

维奥列塔同样没有挨过批评，尽管是由于另外一种原因。她按照要求做完一切动作，无论如何，可以说她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了达到目前的水平，她简直使出浑身解数，但不包括今天早晨在内。

排练结束了，演员们回到了更衣室。一个服务员走到门口，说：

“维奥列塔！有您的电话！”

“预感”就要实现了，她穿着紧身衣跑了出去。服务员给她指了指行政办公室，坐在里面的人又给她指了指放在桌上的电话听筒。

“喂……维奥列塔，听出我的声音来了吗？我是你姑姑……”听筒里传出来一个熟悉的声音。

她只好说听出来了。

“你爸爸身体不怎么好……患有早期心肌梗塞症……他已经出院了。不过，要是你能请一星期假回来一趟的话……”

她本来准备作肯定的回答，但电话突然中断了，好象有人从她姑姑手里抢走了话筒似的。紧接着听筒里传来了她爸爸的声音：

“维奥列塔吗？你姑姑总爱把事情夸大。危险期已经过去了。你要是能回来，我当然很高兴，不过，这要看你的工作而定。”

“我回去……晚上就动身……除非……”

她瞥了那个埋头看书、希望她快点打完电话的人一眼。

“‘除非’什么?”她爸爸问。

“除非有重要的事情……”维奥列塔含糊地回答说，又瞥了坐在桌旁的那个人一眼。

“是指角色吗?”她爸爸又问,因为他们相互没有把话说清楚。

“是的。”

“那你就不要考虑回家了。”

“不,我要回去。我很想……一定……假如真的能成的话，演完后我马上就动身。”

“好的，但一定要等演出结束后再来。你分配到角色后，马上告诉我。你知道，这个问题跟我的关系多么大啊！”

她当然知道。如果说此时此刻她更希望扮演那个角色的话，那不仅仅是为了她自己，而且也是为了她爸爸，一个好消息会比任何药物更能使他早日恢复健康的。

过了一会儿，当她已经回到更衣室时，她慢慢地意识到，假如她姑姑报的是假信的话，那么她自己提供的消息可能会更不真实。她等待扮演那个角色，根据是什么呢？象以往一样——建立在幻想的基础上。其结果大概会再一次给她父亲带来痛苦。这确实是对一个病人绝妙的关怀。

*　　*　　*

每当她思考艺术问题时，脑海里总是浮现出她父亲的面容。她父母也都是搞艺术的。他们从音乐学院学习的年代起，就一同走过了坎坷不平的道路。所不同的是，她母亲为了照顾家庭生活，当了中学音乐教员，当然是临时性的，但这种临时性一直延续下去，她就这样干了一辈子。与此同时，她父亲则在艺术的道路上顽强地一步一步朝前走，经历了漫长的路程后，才取得了歌剧院独奏演员的资格。

当维奥列塔还是孩童时，她心目中只有妈妈，因

为她很善良，每天都跟她在一起，而父亲却老是去参加排练，如果没有排练，就关起门来自己练习，要不就跟同事们泡在剧院的咖啡馆里。

那时，无论父亲去咖啡馆，或者随便什么更远的地方，维奥列塔一点也不反对。因为他在家时，不是丢下她不管，就是教训她。他那样书呆子气十足，究竟是由于他老是注视乐谱上的升降符号而引起的呢，还是生来就这样，这很难说。不过，他是个讲究整洁的人。这样的人往往爱教训别人——“不要把东西放在那里”；“把这些本子收拾一下”；“既然你去厨房，还开着收音机干什么”。

他身体瘦弱，有点驼背，脸色阴沉，给人以严厉的印象。这种印象可能是由于他经常高度紧张地注视乐谱上的升降符号，致使眉宇间露出两道深深的皱纹而造成的吧。不过，那些年给维奥列塔印象最深的是他那冷淡的态度、沉默寡言的性格和刺鼻的烟味。

起初，她只喜欢妈妈。不过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她九岁时，母亲就去世了——由于一次普通的感冒引起肺炎而突然离开了人世，抛下他们父女俩。

“你姑姑要来接你去，”过了几天，父亲对她说，“你同罗西查一起学习，绝对不会感到寂寞的。”

但维奥列塔对姑姑没有一点好感，对表姐更是

如此。

“我不愿到姑姑那里去……我要跟你在一起。”

是这番依恋的话语使他很受感动呢，还是直至这时，他才真正意识到自己的生活中有一个维奥列塔，于是，这位父亲从此除了关心小提琴外，还接受了照料一个柔弱孩子的艰难使命。

作为一个书呆子，他总是认真地与女儿平分各种家务活儿——扫地呀，做饭呀，洗碗呀，总之，分摊一切家务劳动，包括倒垃圾在内。在这所很少见到阳光的旧房子里，就象在姑姑家小市民式的舒服环境中一样，有一种前途暗淡的危险威胁着维奥列塔。不过，大概父亲觉得这个小姑娘需要一点温暖，他本人也需要把对亡妻的爱转到另一个人身上去——不管怎么说，这个严厉的书呆子形式上履行了做父亲的责任，久而久之，便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种依恋之情，而依恋之情又转化为爱，随着时间的推移，甚至爱到近乎病态的程度。当他有空时，就帮助维奥列塔复习功课；在她做完家务事后，他带着她去参加排练，或去咖啡馆。晚上，只有当他把一些注意事项，包括有人按铃时不要随便开门呀，失火时该怎么办呀等等，反复向她交待清楚后，他才去剧院。

为了不使女儿感到孤独，他总是把她带在自己身边。这样一来，孤独感便被苦闷所代替了。不过，她慢慢地习惯于在排练厅最远的幽暗角落里打盹儿，

或者当她父亲跟同事们讨论有关乐队演奏的质量和新指挥的不足之处时，她就在一旁慢慢地吃着冰淇淋。总之，她已经习惯于这种苦闷生活，它变成了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归根结底，要是不经历这种苦闷的话，希望之光还不会出现呢。

那是最后一次彩排。在这以前，她父亲从来没有带她去看过任何节目的最后彩排。所以，当他们从家里出来时，父亲提醒她说，今天会看到真正的节目，从布景、服装到灯光，跟真正的演出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演什么歌剧呀？”维奥列塔问，因为父亲忽略了这个细节。

“不是歌剧，是舞剧，叫《天鹅湖》。”

于是，她坐在半明半暗的大厅里，当然不是平常坐的那个远远的角落，而是坐在包厢里。为了使她看得更清楚，她父亲特意给她安排了这个位子。当庄严而哀婉的序曲音响开始减弱、帷幕徐徐升起时，这个孩子简直惊异不已。

帷幕一升起，跟乌云消散时的情景一模一样，立刻闪现出蔚蓝的天空，仿佛你突然间发现了此刻之前根本没有料想到它会存在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又在你身上唤醒某个境界，你根本意料不到它存在于自己身上。

这就是希望之光。这是一种奇怪而特殊的光芒，

它从美的世界里放射出来，使隐藏在每个人心间的那颗小小的美的种子萌芽生长。小姑娘蜷缩在包厢里，凝神注视着舞台，她那幼小的心灵中泛起某种痛苦的感觉。因为一颗心要是长期对美不闻不问，那么，当它一旦被美唤醒时，总会伴随着某种痛苦的。

经过好长一段时间，当剧情进入第二幕，美景继续展现在眼前时，惊异之感就被对美的向往所代替了。舞台上，在淡绿色的柔和灯光照射下，以凄凉的绿色树丛为背景，一群随着悠扬的音乐而出现的白天鹅翩翩起舞。她们时而旋转，时而聚合，时而又散开。她们的舞步那样轻盈，活象一群在淡绿色灯光下飞舞的蝴蝶。这时，小姑娘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是自己不是在这里，不是在这个昏暗的包厢里，而是在舞台上，在那一群翩翩起舞的白天鹅之中，成为她们中的一员，在淡绿色灯光下，随着悠扬的音乐自由地起舞，那该多好啊！这就是希望之光的起因。

“爸爸,等上演时,你能不能也带我去呀?”他们回到家后，维奥列塔问。

“可是，上演时的情景跟彩排差不多呀，我的孩子。所不同的是现在大厅里空空的，而那时就坐满了人。”

不，他没法带她去看演出。要是下次带她去了，然后还有下一次。一句话,凡是演出《天鹅湖》,就得

带她去。可是，假如你想找个借口 —— 明天要上学，应该早点睡 — 把她留在家里的话，那又会惹出麻烦来的，尽管总的说来，维奥列塔是个听话的孩子。

后来，有一天他们准备一顿平常的午餐 — 小灌肠和凉拌西红柿，因为这两样菜都很简单，所以很快就做好了。这时，小姑娘鼓起勇气，象是要把隐藏在内心的愿望告诉别人似的，悄声说：

“爸爸,我想当芭蕾舞演员。”

“我早就料到你会提出这种要求。”父亲低声说。

接着,他又赞同地说：

“既然你想当,那就当呗！”

“那怎么才能成为芭蕾舞演员呢？”

“这跟别的工作一样，先得学习，要下苦功夫练……只有不怕流汗，才能学会。你不是知道吗，有芭蕾舞学校。”

“可是,所有的姑娘都能去那里学习吗？”

“唉,不是所有的姑娘都成,必须经过入学考试。如果他们看中了你,那就要你 否则 —— ‘下一个’。”

在这以前，她仿佛生活在睡梦之中，老是做一些不怎么令人愉快，或者说简直叫人讨厌的事情 —— 写家庭作业，洗碗，在咖啡馆里吃冰淇淋，然后无聊地呆着，等待父亲谈完话一同回家。

“你怎么总是把这个孩子带在身边，让她这么寂寞地呆着呀？”有一次,父亲的一位朋友指责说。

“你怎么知道她寂寞？”

“嗨，好象看不出来似的……”朋友回答说。

为了更有说服力，他便问：

“维奥列塔,你是不是感到很寂寞呀,我的孩子？”

她犹豫地抬起一双大眼睛，低声说：

“不很……”

这时，那个人不知怎么笑了起来。

“你笑什么？”父亲不高兴地问，“你用一个不好回答的问题来难为孩子，然后还笑。”

现在，她已经不再感到寂寞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觉得寂寞，甚至在咖啡馆里也是这样。因为她已经有自己的目标和理想，可以无限地幻想。尽管是同一个理想，但它在不断地变化，获得新的形式、新的色彩和新的吸引力。

她还清楚地记得那个秋天，头一次使她获得幸福的秋天。那时常常下雨,剧院上演《天鹅湖》。因为是新剧目，晚上她总是风雨无阻地跟着爸爸去剧院。她父亲象保护婴儿似的，用右手把小提琴挟在雨衣里，左手拉着维奥列塔。她觉得父亲是沿着这昏暗而泥泞的街道，把她带到一个晴朗而光明的国度里去，那儿一切运动都那么和谐，轻风就是音乐。

有一次在咖啡馆里，她父亲的一位朋友不知为什么把这个光明的国度称作“美妙的幻想王国”。

“爸爸,为什么是‘幻想’呀？当他们离开咖啡馆

时,她问。

“因为他缺乏才智,”父亲回答说,“实际上他不是没有才智，而是没有学好本领。你究竟把艺术看成是幻想，还是认为它是真实的，这主要取决于你自己，我的孩子。假如你认为它是幻想，那决不是艺术本身的问题。”

这是他们头一次谈到艺术。这次谈话很简单，因为他们是夹在一群冒着蒙蒙秋雨去逛商店的人们中间，可是，却产生了那么大的效果。也许正因为他们是头一次谈及艺术，她没有完全理解父亲的意思。但是，她相信父亲说得对，并且为艺术不是幻想，是真实的而感到高兴，不管将来走运还是倒霉，父亲的话总是对的。

当时运气常常朝她点头微笑。首先是那次彩排，然后是除夕晚上那件出人意料的事。因为他们不愿去姑姑家，而又没有其他地方可去，所以决定就在家里度过除夕之夜。他们在桌上铺了新台布，甚至还做了烤鸭，以代替平常的小灌肠，正当维奥列塔去厨房拿烤鸭时，忽然听到了悠扬的音乐。

开始，她以为是父亲打开了收音机。可是，当她回到房间时，发现收音机是关着的。原来音乐是从开着门的卧室里传来的。她连烤盘也顾不得放下，急忙朝那边跑去。一到门口，她就看见了电唱机，从那厚实的塑料匣子里发出了序曲低微的旋律。

“ 啊,爸爸…… ”

第三次运气的出现，她需要等待很久，直至夏天才到来。对她来说，那简直是个最伟大的节日，她被芭蕾舞学校录取了。经历了多少担心和不眠之夜啊！

她跟父亲一道去看榜。父亲为了避免在人群中挤来挤去，同时也免得人家看出他很紧张，于是便在一旁等待。不用说，他内心是着急的。当她满面笑容地朝他跑来时，他已猜出有振奋人心的喜讯了。他紧紧拥抱她，用手把她举了起来 —— 虽然她已满十岁,但仍然很瘦弱 —— 又吻她的面颊。

他这样激动，不无道理。她的理想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他的理想，不过她好久以后才理解这一点。她的这种理想实质上是他的理想的继续，因为他本人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伟大的艺术为理想，尽管外表看来他似乎满足于已有的成绩，可内心根本不满意。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充其量不过是个二流乐师。而现在突然出现了使他继续朝伟大目标前进的难得的机会，就是说可以通过另一个人，即他女儿的一生去达到这个目标。尽管是遥远的，但他将亲眼看见自己的孩子达到那个他本人未曾达到的高度。

由于他从青年时代起就非常喜爱《茶花女》，所以给女儿起名为维奥列塔①。不过，除了这个歌剧

①小说《茶花女，在改编成歌剧时，女主角的名字由玛格丽特改为维奥列塔。

中女主角的名字外，那时他想也不曾想过自己的女儿会同艺术发生别的什么关系。而现在你看，真的有关系了。

“就是说,我们准备跳芭蕾舞罗？”当天晚上他就问。

她只是点了点头。

“同样也意味着去争取成绩、掌声和荣誉罗？”

她只低下了眼睛。她决定不跟任何人，甚至包括父亲在内，谈论自己的理想。

他沉思地看了看她，然后又问：

“可是，你作好经受考验、吃苦和舍身奋斗的准备没有？”

这种动人的感叹使她感到有点可笑。

“可是,爸爸,我又不是去打仗……”

“是的,当然罗!不过,你可别以为等待你去做的事情那么容易：战斗打响，不久就会结束，你不是阵亡，就是胜利，如此而已。你面临的是更长的路程和更远大的目标。你已经决心献身于艺术……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没有舍身奋斗的精神是达不到的。通向艺术的道路就是舍身奋斗。”

在此之前，她根本没有想过还要进行她父亲所说的这种英勇的远征。她满以为自己不是去接受考验，而是走向美丽的仙境呢。不过，因为她一贯相信父亲，于是便下定决心舍身奋斗。他尽一切可能帮

助她，力求暑假里在可能的范围内丰富她的乐理知识。作为小提琴手，他习惯于从乐池里领会演出的剧目。这个可怜的人认为芭蕾舞就是音乐，只不过带有动作罢了，重要的是理解音乐，其他一切都好办。

“归根结底，芭蕾舞就是音乐。”他重复了一遍。“把音乐改编成动作，如此而已。”

维奥列塔不知道“改编”这个词的确切含义，但从进校的头几天起，她就明白了这个词中包含着无数的困难。好在她事先作好了舍身奋斗的准备，因为头几次课就产生了痛苦和失望。

她原以为一开始就是跳舞。可现在不是跳舞，而是练基本功。练功——这是令人痛苦和烦闷的事，尤其是又遇上了一位爱吹毛求疵的教员。她暗自想：没有办法，练功就是舍身奋斗。为了达到艺术的境界，必须通过这一关。

可是，练完基本功后，还看不见光辉的艺术境界。相反，又出现了新的令人望而生畏的陡坡，哪怕累得筋疲力尽，你也必须沿着它爬过去——这陡坡就是下一阶段的练习，这以后还是望不到艺术的边，而是新的练习，接下去自然还是练习。

但是，她一直继续往前爬，已经受到应有的锻炼。这不仅是训练的结果，跟她父亲的指导也是分不开的。他给她解释说，成绩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取得的，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即使过了练基本功这一难

关或单个教练的练兵场——她父亲使用了这一军事术语，忘记自己是在跟一个小姑娘说话——也仍然是这样。是的，创造成绩的关键时刻正是当你由单个教练场转到最前线，也就是说登上舞台的时候……

“……我要一直奋斗到成为芭蕾舞女主角为止。’她说。

“不，一直要奋斗到你退休为止。那时也还要立新功,那就是让位和服气。”

为了使前途不至显得如此渺茫，父亲又补充说：

“当然罗，在你获得一定的经验和本领后，就不会感到难了，尽管越往前，难度越大。对一个新手来说，跳过低栏时也许会感到困难，但冠军也并不比新手容易，因为他跳过的高度要高得多。不过这里不仅有痛苦，而且也有快乐；不仅要付出代价，而且也意味着胜利。”

她抱着未来必胜的信念，继续沿着怪石嶙峋的陡坡前进，刻苦地练，力求顺利通过各个阶段的学习，毫无怨言地把疲劳看成是舍身奋斗的组成部分。巴特曼①是舍身奋斗的组成部分，西素纳跳跃②和单脚急转③也同样如此。为了比较容易经受困难,她已经习惯于不仅把上课，而且把学校里的竞争和流

①芭蕾舞动作：一只脚跳起，另一只脚落地的越步。

②芭蕾舞动作：跳起时屈左腿，伸右腿，右腿落地时与左腿成交叉式。

③芭蕾舞动作：用一只脚尖站着急转，同时另一只脚悬空相应回旋。

言蜚语，下午的家庭练习，父亲演出时漫长夜晚的寂寞，排队买菜、做饭等日常生活琐事，都看成是舍身奋斗的组成部分，因为光会跳舞和音乐还不能生活。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除了跳舞外，你还得洗碗、倒垃圾。

她不曾问自己的父亲：舍身奋斗究竟给他带来了什么好处。假如向他提出这个问题，那就太残酷了，而且是多余的，因为答案明摆在那里：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倒霉就倒在他开始得太晚了。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对艺术产生了伟大的理想，就象她那次看《天鹅湖》时产生了这种理想一样。只不过他碰上的不是《天鹅湖》，而是格里格的《培尔·金特》①，一部带有感伤情调的影片。究竟是什么东西推动你热爱艺术，那倒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大厅里无数的观众中，有一个人觉得乐曲表现了自己的欢乐和痛苦，他激动到如此程度，从此便开始一列弗一列弗地积钱买小提琴。

父亲这段历史她知道得一清二楚。遗憾的是父亲到那种年龄才开始起步，当琴童们已经举行独奏音乐会，演出维伐尔地②的小提琴协奏曲时，他还在那里学拉练习曲。当然，他也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

① 格里格（1843—1907），挪威作曲家，曾为易卜生的剧本《培尔·金特》谱写二十二首插曲，后选编成乐队组曲两套。

② 维伐尔地（1675—1741），意大利作曲家，小提琴家。

绩。如果注意到他何时和怎样开始学习小提琴的话，那么他被音乐学院录取这个事实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成绩了。后来，他进了大乐团，而且成了独奏演员，这也不能说不是成绩，曾有多少人为取得独奏演员的资格而白费劲啊！

维奥列塔前进着。她前进的步伐比一般人要快，跟那些无论学什么都很容易的人比起来又显得慢了点。尽管她感到吃力，但她一直顺利朝前迈着步。她总是严格要求自己，百折不挠，鼓起勇气继续前进。

“我要拿点本事给她瞧瞧！”有一次在家里跟父亲谈起自己的竞争对手时，她狠狠地说。

“任何时候都不要做那种仅仅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显显本领的事，哪怕本事再好也不行！”她父亲说，“只能做好事。”

看来，这种思想早就引起他注意了，因为他就个人利益和整体利益发表了长篇大论。

“假如你说你是为整体利益服务，有些人就会说你是傻瓜或伪君子。如果你认为为社会服务不是手段，而是人生目的，那你就显得更傻了。这一类人认为：你成天去照料任何人（包括你自己在内）也不需要的一盆盆花草，剪枝呀，浇水呀，那倒是正常的；可是，你要是把精力用在促进社会繁荣方面，他们就觉得不可思议，除非你是为了赚钱。”

他沉默了一会儿，瞥了她一眼，看她是否在留心听，接着又说：

“所以，最好是少说大话，要不惜力量地劳动，不要考虑虚荣心、掌声和钱是否能得到满足。”

她凝神听着，更确切地说，很注意听父亲的教诲，尽管有时他讲起来没完没了，令人不耐烦。这些谈话一般是在剧院休息时的晚上进行的，这给她以鼓舞。她继续顽强地奋斗着，慢慢地超过了所有的人。她心里想：不要超过她们太远了，但也不能把头一个位置让给别人。

* * *

“你忘记了祝贺我担任那个角色呀……”米米挖苦地说。

“真奇怪！我满以为会把它分配给你的。”坦尼娅回答说。

“可我早就知道不会让我担任那个角色的。现在你总该明白了吧，我没有猜错。”

米米和维奥列塔在剧院转了一上午，可是谁也没有找她们去分配角色。

现在，她们三人坐在市委食堂一张普通桌子旁，象往常一样，正在吃第一道菜——汆丸子。米米和坦尼娅连汤带水都吃了，而维奥列塔只挑肉丸吃。

“ 噢,留心发胖呀…… ’坦尼娅说。

食堂是一间很大的地下室，灰色的墙壁上没有装饰品，一排很小的窗户看来很少开过，因为这个人声嘈杂的地方最主要的特点就是香气扑鼻，这是一种炖肉和佐料的混合香味，其中以热油锅里煎葱花的味道为主。

为了避免排队等候，维奥列塔和她的朋友往往要到一点半左右才去进餐。

以前，这一伙人共有六个，男女各占一半。但过了不久，男方的人数开始逐渐减少。最先离开的是维奥列塔的男朋友，接着，坦尼娅把自己的男朋友也撵走了。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个瓦斯科。而今天，瓦斯科到饭馆用餐去了，因为米米给他下了最后通牒：不管是死是活，没有钱就别再回来。

“ 普拉门又同自己的女秘书好了。’坦尼娅说,一面挪开空盘子，开始吃第二道菜——烤肉块。

因为她的话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于是她又说：

“ 我不明白他在这个胖女人身上发现了什么优点。”

“ 什么优点不优点 !’米米一边说,一边开始吃第二道菜，“ 不管是好是坏，反正他需要一个妻子就是了。”

“ 你就会推理…… ”

“ 不是我推理,他本来就是这个样嘛！’米米强调

说，“类似他的人都这个样，他们就是喜欢缺点多于优点的女人，而这个女人缺点简直一大堆。总而言之,她是个理想的妻子。你看,她不怎么聪明,在本领方面就不会超过他；她缺乏文化修养，对文化生活不感兴趣,就会呆在家里做家务 她容貌也不出众,那他就不会有戴绿帽子的危险。真是个理想的妻子啊！”

如果说普拉门与女秘书之间的关系涉及到第三者的话，那么这个第三者不是她俩，而是维奥列塔，因为正是这个普拉门曾经是维奥列塔的男朋友。但是，她不打算在这个问题上发表意见，甚至好象连听也不乐意听,于是,坦尼娅又接着说：

“事实很简单，他的眼力很差，或者象你们所说的，他不注意大的方向。不过总的说来，他倒是个一本正经的人，玛尔加丽特卡当初不该放过他。”

“一本正经的人最坏了,”米米反驳说,她总是对别人的意见提出异议，“象我那个傻瓜一样的人，假如他过分胡闹，你就会有办法制服他。可是对一本正经的人，你就不能动辄呵斥了。他永远对，你总是错;他发号施令,你就得服从。”

“那么,玛尔加丽特卡,你为什么不象我们一样，也找个傻瓜试一试？”坦尼娅附和说,“要是不行,就再换一个。那个倾心于你的大提琴手是个不坏的青年……”

“不会成的。”米米摇摇头。

“你打什么岔？我又没问你。”

“不会成的。”米米重复了一遍，“我了解这个宝贝。”

她俩在会不会成功这个问题上，又争论了一番，好象这件事主要涉及到她俩，而不是维奥列塔似的。然后她们开始吃甜食。

甜食是葡萄。她们边吃边议论女主角奥尔加。

“是的,我们已经没有主要的天鹅了,”米米装作悲痛的样子说，“这只母鸭确实伤得很厉害。”

“至少得休息两周。”坦尼娅补充说，“团长和导演急得象没头苍蝇似的到处乱窜。”

“那是必然的。在他们看来，整个芭蕾舞剧团就是由一个奥尔加组成的，没有奥尔加，也就没有剧团了。”

维奥列塔早就习惯于这类讥笑，但现在她听起来却觉得很不愉快。一个人走运时，你说他几句坏话,那倒没关系;可是,在他倒霉时,你还讥笑他,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过，也许坦尼娅和米米说奥尔加的坏话，只不过是因为她们比你坦率罢了，你朝思暮想得到奥尔加的角色，实质上又意味着什么呢？你不是盼望她生病、扭伤脚而离开舞台吗？……

象任何明星一样，奥尔加既有崇拜者，也有敌人。作为一个虚荣心重和好耍威风的人，她想方设法增加前者的人数，而不注意后者。这样，几年之

内，她成功地使城里一些有影响的观众和剧团那些爱拍马屁的人围着自己团团转，甚至有人说当地一位要人是这位女主角未来的丈夫。那个人这样得天独厚，不仅是由于他优越的社会地位，而且也是由于他的家庭条件决定的—— 他是鳏夫。

奥尔加觉得自己无人所能代替，况且又有许多崇拜者，于是就专横跋扈、为所欲为起来。不过，她也相当聪明，所以她的任性胡来并未超过限度。至于反对她的人，她并不把他们的讥讽当作一回事，相信这一切的背后是一种隐藏得不怎么高明的嫉妒心在作怪。她甚至为自己是特殊人材，在各方面都配得上“最——最”这个最高级形容词，因而引起别人嫉妒而感到满意。

也许她在各方面并不都是“最—— 最”,但她在工作中精力集中，作风顽强，把在舞台上取得成绩看得高于一切，连跟那位幸福的鳏夫即将成婚一事，也不会分散她的心。她的风格的特点是动作准确完美，而她的反对者却把这说成是干巴巴和缺乏个性的表现；她在表演难度大的动作时，技巧也显得特别高超，然而反对她的人说她是单纯技术观点。

维奥列塔不怎么喜欢奥尔加，但也不属于反对她的人之列。她根本就不属于任何营垒。她只是相信，假如这位女主角取得了什么成绩的话，那不是出于对艺术的热爱，而是出于爱自身的动机。她所做

的一切，都仅仅是在虚荣心和名利思想的驱使下做的，这一点至少从她周围的人可以看得出来。

“坦尼奇卡……”当有关奥尔加的话题谈完后，米米说。

坦尼娅顿时注意起来，因为只要米米一使用爱称，那就意味着又有什么事要她帮忙了。

“坦尼奇卡……坦纽莎，你能不能借我十列弗，星期一就还你……今天早晨，电炉丝报废了。”

“要是星期一就还的话，多给你一点也可以。可是，假如瓦斯科把钱拿去喝个精光，给你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你就给吧,至于……”

坦尼娅拿起椅子上的手提包，从里面翻找钱夹。

“上帝啊这是什么世道!”米米感叹说，“平等到了这种程度，我们要养活男人！”

“他们之所以让我们享有平等权利，正是为了要我们养活他们呀。”坦尼娅一边取钱，一边回答。

“你不跟我们一道去咖啡馆吗？”米米问已经站起身来的维奥列塔。

“我想回宿舍去。”维奥列塔摇了摇头,接着就走了。

如果态度坦率的话，她应该补充一句：“我想独自呆一会儿。”不过,要是她这样讲的话,她的朋友肯定会说：

“你老是一个人呆着。”

遗憾的是，她并非独自一人，至少事实是这样。甚至现在，她刚刚迈出食堂门坎，那个大提琴手又紧紧跟在她后面了。

一星期前，有一天晚上演出结束后，这个大提琴手头一次开始缠住她。他年纪大概跟她差不多，甚至比她还要年轻些。然而看样子又象很老练：中等身材，宽肩膀，腰板笔直，全身满是肌肉，并且充满自信，好象不是个大提琴手，而是拳击师似的。他身上那件淡绿色短风雨衣总是敞开着，这样，一方面可以显示他不怕秋凉，另一方面又显得很漂亮——深蓝色高领绒线衫、微微褪色的牛仔裤和配有结实铜扣环的宽皮带。

“您是回家吗?我等着送您呢。”

她在晚间的街道上走着，看样子象是根本没有发现他一样。

“您别误会，我不是硬要送您，只不过跟您同路罢了。”他追上维奥列塔,稍微改变了一下语气。

她继续朝前走着，他跟着她朝前迈步。

“请您相信,我确实是跟您同路。”大提琴手沉默了一会儿后，又重复说，“我的住所离您的宿舍只有百来米远……我想请您喝杯加点白兰地的咖啡。”

她仍然沉默不语，一直这样一声不吭地走过了从剧院到她宿舍的三条街道。他也同样不再吱声了，

仿佛辞令的泉源已经枯竭了似的。但是，当维奥列塔准备进门时，他突然用手拦住她。

“ 怎么,连再见也不说一声吗 ?”

她还是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冷淡而使劲地推开了他的手，走进去了。

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那个大提琴手仍然继续出现在她面前。他常常在剧院演员入口处等她，或者要是发现她一个人在食堂吃饭时，他就坐到她旁边。总之，他一个劲儿追求她，正如后者一个劲儿拒绝理睬他一样。

当然罗，她可以粗暴地拒绝他的纠缠，让他当众出丑，但她看不出有这样做的必要。他只不过是她日常烦恼中的一件小事，不值一提，用不着为此操心。

她从食堂走出来，在门口停住脚步，犹豫地望了望天空，因为这时下起了毛毛雨。天空呈现平淡的秋色，那样单调而平淡，仿佛时间停止了前进似的。她撑开雨伞，朝宿舍走去。

“ 允许我借个光吗？哪怕遮住右肩也好。 ” 大提琴手一面跟她并排走着，一面问。

没有任何回答。

“ 您没有跟朋友们一道走，这使我感到够亲切的了。’他继续说 ,她的沉默并未使他感到不安;“ 原则上我并不反对她们，不过今天我想单独跟您谈件

事。”

维奥列塔丝毫也未注意他，她甚至没有加快步伐以摆脱他的纠缠。为什么要加快步伐呢？她心目中根本就没有这个混帐的乐队队员嘛。

“我不是硬要跟您到宿舍里去，”他们往前走了一段后，大提琴手明确地说，“去咖啡馆也可以。”

她还是装作没有听见的样子。行至拐弯处，她态度冷淡地停住脚步，因为出现了红灯。然后，当开放绿灯时，她继续朝前走，连看也没有回头看看那个厚颜无耻的家伙是否还跟在她后面。

他还在尾随她。很明显，他不仅天生了一身肌肉，而且还有一种固执脾气。不过，谈到固执，命运也同样没有亏待她，在这方面她至少没有什么可抱怨的。

“怎么，今天又是这样，不亲一下就分手吗？”走到宿舍门前时，他感叹地说，“要我等到什么时候呀？”

这一次，他没有拦住她。她左右也没有看一眼，径直朝门里走去。

对于这类厚颜无耻之徒，她总算应付过去了。可是回到宿舍时，又面临一幅凌乱的景象：桌上的空瓶，未洗涮的玻璃杯，盘子里剩下的火腿和奶酪……假如留给米米来收拾的话……米米只注意个人卫生……她甚至可以生活在垃圾堆里，直到垃圾长

蛆。

秋天的日光透过网状纱窗帘照射进来，房间里呈现昏暗的淡绿色，使人感到冷。真的那样冷，简直冻得你发抖。冷和凌乱，就是这所房子的特点。

维奥列塔拉开窗帘，打开了窗户。由于潮气的侵袭，窗框变形了，开起来很费劲，并且响声很大。不用说，那对饶舌姐妹便马上从对面窗口探出头来，直往这边瞧。在她俩看来，这间房子的特点大概不是冷和凌乱，而是淫乱。你看，两个年轻女人，灯一直开到天亮，又总是用窗帘遮掩着窗户——这不是淫乱，又是什么呢？

她把桌上的东西收拾好了，洗涮了碗盘，又整理了米米的床铺，然后才开始整理自己的床。她换了床单和枕套，可是发现新换的枕套也不怎么干净，有一块斑渍。星期一领工资后，该买一套床上用品了。

发工资那天去商店买东西，这早已成为一种传统了。米米说："趁瓦斯科还没有把我们的钱喝光之前,我们去买点东西吧。'实际上,瓦斯科是个懂礼貌的人，他总是抢着付钱，不让别人付。不过，这种情况只能继续到他手里有钱为止。然后，他就要向米米和维奥列塔求援了。这种由高姿态到奴隶般的依赖，由自由王国到必然王国的转化，一般发生在领工资后的头十天末。

"真糟糕……"他们坐在咖啡馆时，瓦斯科失望

地瞧着当钱夹使的公民证封皮，发牢骚说，“我又分文全无了……米米，能借我一点吗……”

“好吧,好吧。’米米打断他,由于他借钱时说的那套公式,只要一开口,她就明白了。

这样，等到一发工资，在钱未成为“瓦斯科的基金’之前,她俩就颇有远见地赶紧买些必需品——床单或鞋。

维奥列塔铺好被子，习惯地弄平了折痕，然后就去关窗子。谢天谢地，家务活总算干完了。她朝房间四周瞧了瞧，看看是否都已收拾妥当，她的视线停留在那幅挂在床头墙上的大画上。这幅画出于德加① 之手，描绘的是芭蕾舞排练厅的情景。维奥列塔不知道德加究竟是位什么样的画家，而且她对此也不感兴趣，但她觉得这幅画非常逼真。画家不仅准确地捕捉住了舞蹈演员们的各种机械的动作姿态，而且把空荡荡的大厅的凄凉气氛，阴暗日子的暗淡光芒，姑娘们忧郁的表情，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不过，维奥列塔之所以珍惜这幅画，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是父亲送给她的，所以，她把它挂在自己的床头。

*　*　*

① 德加（1834—1917），法国画家，作品大多取材于芭蕾舞剧院、咖啡馆和赛马场等。

又是练基本功。在没有得到德加的这幅画之前，维奥列塔早就领教过那一套了。虽然经历了许多疲劳和痛苦，但她终于成了本年级的第一名。

后来，到了高年级时，她似乎有点落后了。这不是说她放松了学习，不，她甚至比以前更加努力，可以说尽了最大的可能，并一直保持在头几名之列。不过，头几名并不等于第一名。

教员对她父亲说，目前的状况可能与她这个特殊年龄——她没有使用青春期一词——有关，大概维奥列塔以后会重新恢复体力的。她本人并无体力不足之感，也没有发生类似其他人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有的姑娘个儿暴长得象篮球运动员，不适合于跳舞了；也有的突然发胖，以致不得不离开芭蕾舞学校。她也长高了一点，但对她毫无影响，因为她过去一直非常瘦小。虽说她长高了点，但她仍然那样瘦弱，当她在镜中看见自己脆弱而轻巧的身材时，她不仅觉得自己能够跳舞，就是飞也不成问题。然而，不幸的是她没有飞起来，她的两个同学弹跳力比她好，跳得比她高得多，步子也比她大。无论她怎么练，也赶不上她们。因为她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隐藏在内心的失望情绪愈积愈大，所以有时候晚上她觉得心都要碎了。为了减轻内心的痛苦，她就哭。要是她父亲在剧团的话，那她准会在宿舍里痛哭一场，甚至放声大哭的。她一边抽泣，一

边又为自己的软弱而感到惭愧，于是便使劲擦干了这无济于事的眼泪。

她并不是由于别人无情地压倒了她而痛哭。别人……她们与她有什么关系，父亲曾教育她不要跟周围的人相比，而要向那些只能在银幕上或梦中见到的行家们学习。她之所以哭，是由于她觉得自己开始止步不前了；而一旦止步不前，那你就不可能达到伟大的目标。离这一目标的路程还远着呢，你现在连入门都还谈不上。

父亲不止一次地跟她谈到这道艺术的门坎。

“要到达艺术的门前是困难的，”他说，“有许许多多的人连这道门前也到不了。而要跨过这道门，进入艺术的殿堂，那就更困难了，因为从古以来就是这样：百里挑一。”

幸好她也有过顺利的时候。不错，只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但是要知道，当工夫还不怎么深时，成绩也就不可能大，而只能安慰一下你的心，不让你失望罢了。有时，她突然觉得自己非常轻，乃至相信再朝前迈几步就真的会飞起来，越过障碍，到达那个光明的境界。在那里，人象蝴蝶一样自由和轻盈；响亮的曲调四处可闻，犹如水中的影子自然地映现出来一样，简直无法形容；每一种运动都很和谐，微风就是音乐。

她毕业了，成绩优异。不管怎么说，这是大家一

致的看法。她在毕业班名列第二。

“第二还是第一,这没有什么关系,’她父亲说,“我见过许多乐师，他们在学校都是优秀生，但后来一事无成。真正的本领要以后才能看得出来。学习已经结束了，道路摆在你前面，究竟如何走，这就完全取决于你自己了。”

他这样说，显然是为了给她鼓气。他不可能不知道，事情并不仅仅取决于她自己。他从自己切身的体验中深深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不错，路就在前面。可是要过去的话，首先得有人给你让路呀。而给她让的路顶多能通到集体舞班罢了，这还多亏剧院的人都认识她父亲，才给了这点面子。

过去，她曾经向往这个令人心醉的只有三面墙的舞台，盼望进入这个被帷幕遮掩、彩色灯光代替阳光照耀着，舞蹈演员们伴随着悠扬的音乐，象一群蝴蝶似的围成一圈的仙境。而现在，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痛苦之后，她的理想总算实现了。可是，她也明白了，这地方只不过是座美丽的海市蜃楼而已。她曾跃跃欲试，力图抓住这个巨大的幻景，可是扑了个空，到头来她只是集体舞班中的演员，其作用在于做陪衬，或者跳完集体舞退居幕后，以便给双人舞中那个真正走运的女人及其舞伴，给真正的艺术和献身于它的人让路。

她当然知道，歌舞团的见习期是必不可少的阶

段，没有这一步，根本谈不上别的成绩。只是她不知道这个阶段何时结束，她觉得前面的道路永远是渺茫的。为了不至于使自己失去信心，除了参加共同的和必需的排练外，她利用一切空余时间进行练习，即使不参加排练，她也老是呆在排练厅里。只有在家时，她才敢抱怨说：

“我永远也达不到……”

“会达到的。”她父亲象往常一样，装着乐观的样子说，“我们大家年轻的时候，都以为生活是赛速度，直到后来才明白是赛耐力。”

他象往常一样瞥了她一眼，看她是否在留心听，然后又说：

“最重要的是不可失去信心。而为了不至失去信心，就不能怀有各种不必要的幻想。因为当我谈起通往艺术之路时，这决不意味着叫你把它想象成象通往克尼亚热沃①的公路那样平坦。这不是平坦的大道，而是陡坡，非常险峻的陡坡，我的孩子。”

于是，她屈从于这个陡坡了。归根结底，爬过陡坡——这就是舍身奋斗呀。她总是不言不语地去练功和参加排练。不过，别人倒不象她那样沉默。

“看来，我们要在集体舞班中呆到死了。”让娜——就是毕业班中名列前茅的那个姑娘说。

①克尼亚热沃，地名，位于索非亚郊区。

“也许你不会呆到死吧,你会有出头之日的,’年纪比她大的卡蒂娅安慰她说,“你莫非现在就想演朱丽叶①?”

“普莉谢茨卡娅②头一年就表演独舞了。”

“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想成为普莉谢茨卡娅。你至少得在集体舞班中跳两三年,接着在四人天鹅舞中再跳这么多年,然后大概有机会跳三人舞。再往后,我就说不准了。”

维奥列塔的父亲是个乐观主义者。正如他本人所说,他是根据亲身的观察而抱乐观态度的。但是她知道,为了不使她对自己失去信心,父亲在很大程度上粉饰了自己观察的结果。正因为如此,第二季度末,当她还是象第一季度一样呆在集体舞班时,他对她说:

“可以到外省去试试。你一走,我心里自然会难受。不过,去那里成功的可能性确实大多了。”

维奥列塔没有马上回答。父亲见她犹豫不决,又接下去说:

“我不强迫你去。我知道,谁也不愿意离开首都。”

首都……在不在首都,不都是一样吗?只要在芭蕾舞剧团,不再呆在集体舞班中就行了。当然罗,

①朱丽叶,莎士比亚的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女主人公。

②普莉谢茨卡娅(1925—),苏联芭蕾舞演员。

不在父亲身边，她会更加感到寂寞，但归根结底，这也是舍身奋斗的一部分呀。

于是，她走了。

那里接受她时，相当谨慎。不过，她也没有故作姿态，去争取他们对自己的同情。她根本不具备争取人心的才能。假如你老是沉默不语，怎么能引起别人的同情呢？起初，人们认为她是表面正经，心眼里坏；后来，人们发现她并不是那种暗怀鬼胎的人，只不过象性格孤僻的人一样，不爱跟别人打招呼，或者说反应迟钝罢了。

她住在集体宿舍，受到米米的庇护。当然罗，米米并没有公开发表这样的声明，只说“我们合租一间房”，但事实上她把她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

米米比维奥列塔早两届毕业。当初，她来到剧团时，人们都叫她“集体舞班的米米”。对此她必定要回答说：反正大家都得经过集体舞班，但有些傻瓜一直留在那里。她明确暗示出指的是谁。随着时间的推移，米米本人倒是不怎么费劲地走完了集体舞班那段不长的路程，取得了独舞演员的资格。但是，她前进的道路不知不觉地到此结束了。这种现象那样难以令人觉察出来，以至开始时，她根本没有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在没有意识到自己开始原地踏步前，她继续一步一步地朝前走，并不断地同自己的死敌——肥胖症进行斗争。因为这是一场疲劳战，有时也需要

休息一下，而一休息她又变胖了，这样，她又得从头开始投入力量悬殊的战斗。

“你注意一下自己的腰身倒是没有坏处……”起初，教员向她建议说。

“注意什么呀……我就是这样生就的，吸口凉气也会变胖。’米米泄气地说。

而在女友们面前，她更明白地说：

“我降生人世是为了当芭蕾舞演员，而不是为了受苦。”

也许她真的是生下来当芭蕾舞演员的。不管怎么说，她具有一切必需的条件，只是缺乏恒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她跟肥胖症和惰性进行的力量悬殊的战斗愈来愈松懈了，休战时间愈来愈长。后来，她索性抱着只要能在剧团呆下去就行了的态度，她的努力自然也就降到了最低限度。

在通常的意义上来说，她根本就不算胖，甚至还具有普通女性那种苗条而匀称的身材。不过，芭蕾舞演员可不是一般的女性。她力求使自己的身体瘦到最理想的水平，可是白费劲。排练时，有时导演忍不住了，就埋怨说：

“要是腿都象你的这么粗，我们芭蕾舞剧团就要变成酒吧间的乐队了。”

米米认为，假如不算奥尔加的话，导演是她高升的主要障碍。

“这个冷血动物老是找我的茬儿……就是因为有时我爱顶他。”

在上司面前，她确实表现出小孩进入青春期所特有的那种独立性格，并以爱说俏皮话闻名。不过，导演并无憎恨米米之心，如果说她惹他生气的话，那主要是因为她有时陷入一种消极状态之中。

是消极状态吗？她简直连原地踏步也不肯了，白费劲有什么意思！你甚至连原来的身材也保不住。也许她真的是生来当芭蕾舞演员的，可是，芭蕾舞演员也不一样呀！对她来说，一切都相当容易，并且达到了比较好的水平。可是从此便开始原地踏步了。她试图越过那道横在好与完美之间的无形障碍，摆脱那条妨碍她动作、影响她跳跃、正当她准备起飞时硬把她往下拽的可恶的绳索，可是白搭。除了必需使劲的地方外，米米再也不肯多花力气了。甚至在排练时，她有时连会做的动作也不做。上了台会跳好的，干吗要事先白费力呢。

“今天你好象情绪不怎么好。’导演说。

“是的……我觉得有点儿累。”米米低声说。

她昨天晚上跟瓦斯科在酒吧间一直呆到凌晨三点,没法不累。

“既然如此，你最好离开这里，等你精神健旺时再光临吧。”

她本来可以道个歉，继续留下来排练。但是，她

宁愿显示一下她并不害怕这个冷血动物的批评，于是拔腿就走。

对维奥列塔那种勤奋作风，总的来说，她是体谅和赞成的，但有时也给她泼点冷水：

“勤奋也同样该有个限度，特麦努什卡！你已经瘦得皮包骨了。即使你豁出命来干，也不会有人给你发奖状，也还是当不上主角。”

她总是以生活经验丰富的姿态，袒护维奥列塔和瓦斯科，只是她对瓦斯科的袒护中包含着蔑视的成分。每当谈起他时，她往往出口就说“我那个傻瓜”如何如何。

她之所以跟瓦斯科混在一起，也许正是为了庇护他。因为如果说剧院里不特别重视她的话，那么城里对她的评价倒是相当高的。她那清秀的身段、乌黑的眼睛和圆润的嘴唇，吸引着人们的视线，她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找到一个远比口袋里空空如也的瓦斯科更合适的伴侣。但是，女性的温情，还有习惯了的惰性，不让她那样做

“看来有朝一日我必须跟他结婚，要是我抛弃他的话，他会完全堕落成为酒徒的。”

这个“有朝一日”的意思是说随便哪一天都成，包括明天在内。如果说她把这个日子往后延期的话，那大概是由于维奥列塔的缘故。要是瓦斯科跟她住在一起，那么维奥列塔就必须住到集体宿舍去。

而现在米米身边有两个人跟她相依为伴。

“人们有意让我当芭蕾舞演员，而我却成了家庭女教师。”当她必须说服瓦斯科去买条牛仔裤，或者劝告维奥列塔不要空着肚皮去参加排练时，她叹着气说，象是屈从于自己的命运似的。

“象你这样死心眼儿,倒也不错。”有一次,她对维奥列塔说。

因为维奥列塔没有吱声，米米又说：

“这使你的生活有某种意义。”

米米同样找到了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的方式。更确切地说，假如注意到她的怠惰习惯的话，那么，那种方式会自然而然地找上门来的。那就是剧院的演出，她总是博得雷鸣般的掌声，正如她自己所说，正是这支撑着她，使她保持那种紧张状态。午后，当她没有排练任务，而维奥列塔去排练厅练习时，她就跟瓦斯科泡在家里，要不就去咖啡馆或酒吧间吃喝闲聊；晚间，她躺在床上看小说，尤其是发工资前十天，当瓦斯科不仅把自己的钱，而且也把她的钱花光后，更是如此；最后就是跟坦尼娅的交往，后者常常跑到米米那里用咖啡渣算命①。坦尼娅自己在家里也算，米米也是如此。可是，因为她们谁也不怎么相信自己，于是就在一起互相推算起来。

①保加利亚民间占卜命运的一种迷信活动方式。

她们这样互相推算命运。为了准确起见，每一次总要喝两三杯咖啡，从稀奇古怪的咖啡渣水斑中，她们必定会找到各种紧迫问题——工作、钱、爱情、潜伏着的疾病和可能的旅行——的答案。她们用这种方式揭开命运的秘密，颇有耐心，而且做得非常认真。即使她们对此不怎么相信，反正这有助于她们不知不觉地消磨漫长而多雨的下半日。让今天就这样过去吧，还有明天，同样还有后天呢。当你已经了解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并不是通向光辉的顶点，而将在中途某个地方完结，你也将在默默无闻之中凋萎时；当你再过几年，再迈几步，就要到达那个地方时，这样消磨时光也算说得过去。

米米认为维奥列塔是个软弱的人，而软弱的人往往引起她的同情，这是一种母性的本能。这样，她毫不犹豫地把她吸收到自己的圈子里来，并把她算作是使自己的生活变得有意义的为数不多的人中的一个。米米相信，没有她，维奥列塔就完了。而维奥列塔虽然喜欢米米，但无意之中把她也算作所必须经受的考验的一部分。

实现光辉业绩的舞台转移到了外省。维奥列塔来到了这座城市……当她头一眼见到它时，它被茫茫的烟雾笼罩着……过了很长时间，她一直觉得城市和居民都沉浸在烟雾之中……对她来说，全城总共不过五条街道罢了，其中三条街是她早晨去剧院

上班的必经之路，其他两条通往食堂。这是些古老的街道，两旁耸立着灰黄色建筑物。总的说来，假如你不想让什么东西分散你的心思的话，那么这些街道还是相当好的。

一座城市，五条街并不算多。不过对她来说，假如不算米米和瓦斯科有时硬把她拽去的咖啡馆、旅馆的酒吧间和公园的话，那么城市主要就是剧院了。后来，当她开始跟普拉门交往时，她有关周围地理环境方面的知识扩大了一些。因为当没有演出任务时，普拉门就带着她在市内和郊区到处游逛，包括去新建的住宅区，那里的文化宫是他主持修建的。普拉门对城市建设问题颇感兴趣，尽管他不爱说话，有时却滔滔不绝地给她解释若干年后这座城市的面貌将会发生怎样的巨变。她以应有的注意力听他讲，但并不怎么感兴趣。她心里直琢磨：既然他清楚地知道她不在市委工作，为什么要给她讲这些事情呢？

除了通常那条去剧院上班和从城里返回的路线外，她顶多就上给她提供起码的食品的甜食店和水果店。所谓起码的食品，往往就是酸牛奶和苹果。“光吃酸牛奶和苹果,会把肠胃弄坏的。’米米说。而两家店的售货员已如此了解她的口味，他们根本不问她想买什么，只问她要多少。

来到这座城市后，她前面的道路似乎畅通了些，

她觉得自己起步了。是的，她确实在前进，虽然谈不上快步如飞。她大致上是沿着卡蒂娅描绘的时间表向前发展的，不仅达到了跳四人舞的水平，而且真正取得了独舞资格，当然主要是在歌剧中表演。为了达到这一步，她奋斗了多少年啊！尽管卡蒂娅连这也没有保证，但她终究还是达到了。

就维奥列塔而言，卡蒂娅根本没有下过任何保证。甚至相反，她在这个问题上的沉默，可以说是一种不祥之兆。

还在索非亚时，维奥列塔就明白了这一点。一个秋天的傍晚，她从剧院出来，在电车站等车。当时正下着雨，车站几乎被雨伞覆盖了，而开过来的电车上人挤得满满的，谁也无法上去。

“到处都这么拥挤。”维奥列塔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无论是车站,还是机关里,到处都是这样。”

这是卡蒂娅。

“当然会这样罗！我们还没来得及站稳脚跟，那些比我们晚一届毕业的人就已经赶上来了。当心她们超过我们呀。”站在卡蒂娅身边的一个姑娘说。

“如果允许的话，那她们不仅会超过我们，连主角也会被抛到后面的。你没有听说吗，那个让娜就想扮演朱丽叶。”

“只要跟长着两条左腿的维奥列塔一比，她怎么会不想呢？”

“维奥列塔倒还比较讨人喜欢。”卡蒂娅说，“至少不厚颜无耻……完全是个软弱的人……”

“这只不过是你的想法罢了。”另一个人不同意地说，“她是那种连鬼都对付不了的人。”

又一辆电车开过来了，车上很空，人们都上去了，而维奥列塔仍然站在雨中等待着。等待？究竟等待什么呢？

就是说，有两条左腿……这未免太瞧不起人了吧。不过，使维奥列塔感到伤心的与其说是这个评语，倒不如说是卡蒂娅对此未表示异议，就是说，她也同意这种看法。要知道，卡蒂娅可以说是她的朋友啊！她认为她无论在哪一方面都很软弱，有两条左腿，什么也干不了。

尽管她们说她有两条左腿，但她还是不断在前进，尤其是来到本城后。她已经跟剧团的人混熟了，而他们也习惯于跟她相处了。一些好心肠的人以宽宏大量的态度容让她，另一些人没有注意她。她相当腼腆，生怕引起别人注意，除了必需的场合外，从不抛头露面。所以大家都觉得她很古怪，以为她的性格就是这样，而这正是她的悲剧之所在。不过，这个在她内心隐藏了多年的悲剧已经变成了她的性格——胆小怕事、犹豫不决、孤僻内向。

只有父亲给她以勇气。象以往一样，她继续跟他交谈一些重要问题，只不过现在是通过书信交

谈罢了。也许正因为是通过书信沟通思想，所以他们互相交谈得更详细、更坦率了，没有那种面对面谈话时的拘束感，可以无所不谈。

她讲自己的工作情况、扮演的配角和取得的一些小小的成绩。而他总是支持她，不放过任何机会鼓励她奋发图强，向朝思暮想的目标迈进。

“你要努力工作，虽然工作是艰苦的。只要你不怕困难，不屈不挠地奋斗，那么困难转化为欢乐的时刻定会到来。而当你一旦在困难中得到了欢乐，那就说明你开始进入崇高的艺术境界了。”

他总是在信里继续发挥他爱谈的话题，尤其是下苦功夫的问题，同样还有艺术是无止境的深渊等。

“你可能飞过这个深渊，也可能掉下去，各人的情况当然是不同的。但是，谁要是面对深渊打退堂鼓,那他永远也不可能飞过去。”

在要下苦功夫和艺术是无止境的深渊等问题上，他们的看法往往是一致的。如果说有分歧的话，那就是在饮食制度方面。在这个问题上，父亲一贯持强硬意见。

“不要吃得太省了，把挣的钱都用了吧。只要在工作中把它化为汗水，你就不会发胖的。”

他是小提琴手，丝毫不懂得饮食制度的重要性。因此，维奥列塔对这种意见一笑置之，仍然象以往一样吃个半饥半饱，这已成了她的日常生活习惯，根本

谈不上是受罪。

事实上，父亲的来信总是老生常谈。尽管如此，维奥列塔每个星期仍然以急切的心情盼望他来信，因为这是她收到的唯一的信，而且他是唯一的真正爱她的人。

毫无疑问,米米也爱她。米米的确爱她,至少在她条件允许的范围内是这样，她甚至打算为她赴汤蹈火,当然罗,假如这汤不怎么烫,火燃烧得不旺的话。

当她把获得独舞演员资格的消息告诉父亲时，他给她写了一封最详细的信。总的说来，这封信综合了以前谈到过的那些内容，但也包含有一个不无扬扬得意之感的结论：

“现在你亲自看到了吧，坚忍不拔的精神受到了奖赏。你得到了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夸口办到的东西。你已经行至艺术的门前了。”

是的，在门前……直到这个年纪……到了门前再往前进就更难了。那些在剧团里已不是无名小卒，但也还不是主角的人，也许永远当不成主角。

在他们的全部书信中，这封谈及入门的信是最长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通信日渐减少，而且愈来愈短，一般只谈谈健康状况和日常生活琐事。

现在，她父亲已退休两年多了，就是说进入了舍身奋斗的最后阶段——让路和服气。他不仅要对

自己的失败服气，而且还要对她的失败服气；他不仅要离开乐队，而且要跟她疏远。

实际上，他把她的奋斗看成是自己的奋斗的继续，期望她能获得他本人未能得到的东西。多年来，这种信念使他感到快慰。后来，怀疑的毒汁开始渗透进这个信念中。现在，他对此早已不抱希望了，只是表面上还装着相信而已。她确实是沿着他的路朝前走的，但结果跟他没有什么两样。这个家庭的特点就是这样，谁也不能怪，只好服气了。

不用说，他象以前一样爱她，她是他的孩子，而且是他唯一的女儿。但他们之间的另一层关系——师生之间的关系，已经断了。她是他的孩子，如此而已。她跟他一样，也是个倒霉的失败者。

当然罗，他从来没有对她讲过这些事情，就象她当初不敢问舍身奋斗给他带来了什么一样。无形之中，关于努力奋斗和争取成功的话题，不知不觉地在他们的书信中慢慢消失了。

正因为如此，近几年来，他变得特别温和、细心。假期里，当她回到他身边，住进这座常年不见阳光——正因为多荫，夏天倒还可以——的索非亚小房子时，他对她愈来愈亲切。他再也不那样严肃和没完没了地谈论工作中的困难和考验了。每当女儿谈起自己的一些小小成绩时，他总是装着满意的样子点点头。有时候，不是他，而是女儿自己谈起不

顺心的事情时，他便马上安慰她说：

“要有耐心，我的孩子。欲速则不达。你终究成了独舞演员，这就很不错了。有多少人为此白白地奋斗了一生啊！

是的，她是独舞演员了，跟他的结果一样。她是那些呆在艺术的门前，焦急地盼望伟大艺术的大门为他们开放的独舞演员之一，他们将会在这扇门前一直呆到死亡为止。

过去，为了激起她的自尊心和上进心，他曾列举了不少例子：

“巴甫洛娃①是一个士兵和洗衣女工的女儿。”他说，“而你是乐师的孩子，这是一种优越的条件，也负有崇高的责任。”

现在，他也同样列举一些例子，但已经是另外一种类型了。是啊，有那么多例子，可供他根据情况进行选择。

“你怎么能说你的艺术生涯完了呢？你还不满二十九岁。据我所知，乌兰诺娃②五十多岁还在继续演出，普莉谢茨卡娅也是如此。你应该有更大的耐心，操之过急只会把事情搞坏。你有的是时间，足足还有二十年呢。”

① 巴甫洛娃（1881—1931），俄国芭蕾舞演员。

② 乌兰诺娃（1910—），苏联著名芭蕾舞演员。

但是，他象她一样清楚地知道没有时间了。事实上大好的时光已经流逝了，她错过了时间，或者说时间忽视了她而飞逝了。凡事可以晚结束，但不可晚开头。一旦晚了，就根本难开头了。

他对她的情绪这样关心之至，确实令人感动。但她非常清楚，这很象是对一个病人的关心，是一种近乎怜悯的同情。

* * *

早在维奥列塔对前途还抱着很大希望的时候，父亲就把德加的这幅画送给她了。维奥列塔比较喜欢表现欢乐景象的画，而不乐意看这种充满苦闷的排练场面。没有这幅画，排练也占去了她的全部时间。但这是父亲送给她做纪念的，所以她把它挂在床头，让它永远在她身边，同时又不至于看见它。

维奥列塔望着对面的墙，墙根的小桌子上放着电唱机和唱片。这是一面光秃秃的墙，你想看见什么，上面便有什么，尤其是当你眯缝着眼睛，蜷缩在床上，而电唱机又传来了能引起幻觉的音乐时，更是如此。现在，你独自一人，又收拾好了房间，可以尽情地幻想了。

她走到电唱机旁,打开匣子盖,放上《天鹅湖》唱片。这是第三幕中的六人舞曲，听起来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她已经背得烂熟了。她先打开电唱机，然后

按了一下唱机旁边的台灯开关。墙对面的这个角落相当暗，因为窗子在房间的另一边。不过，她开灯不是为了照明，而是为了精神上的需要，因为灯泡是玫瑰色的，这样，柔和的玫瑰色光芒必然会投射到那面光秃秃的墙上，这便为美妙的幻觉创造了一个很好的环境。

遗憾的是，即使是玫瑰色光芒，也没有带来一丝温暖。她从衣架上取下大披肩，围在身上，脱了鞋，就往床上一躺，懒洋洋地注视墙上的玫瑰色光芒，一面听她喜爱的华尔兹舞曲。她注视着，但没有出现幻觉，因为一种幻觉消失后，不可能又马上重新出现，幻觉毕竟不是电影。

大概质劣的香水气味也是妨碍幻觉出现的因素之一吧。即使现在，在她通了风后，房间里仍然充满了这种气味。这是米米的香水，要不就是瓦斯科的。要是闻到象最脏的理发馆里那种臭味时，你就难以陶醉于美的享受中了。

她早已习惯于枉费心机地捕捉幻觉的奇想。失败早已不会给她造成什么痛苦，而仅仅在她的心灵里留下一点点苦恼罢了。假如她现在比平常更苦恼的话，那么其原因在于她父亲。她不得不向父亲承认：是她弄错了，谁也没有考虑让她担任什么角色。当然，她会尽可能圆滑地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她不爱说谎，对父亲更是如此，可是，假如这个谎言是出

于好心的话……

幻觉没有产生。不过，她陶醉于音乐之中，不知不觉地得到了满足。为了使音响尽可能清晰，使自己深深地沉入音乐的旋涡之中，她把电唱机调到最大音量。她闭着眼睛，这样能更好地注意主调的发展，从动作、色彩和形式中，从模糊的形式和混乱的动作中去领会它，因为幻觉仍然没有出现。

幻觉没有出现，米米和坦尼娅倒来了。她俩兴奋地闲聊着，飞快地跑进屋里，急忙煮咖啡。因为她们带来了好咖啡，而不是甜食店里那种散发着肥皂和猪油味的次品。

“这个电唱机简直使你发疯了。”米米大声说，“开小点吧,连说话都听不见了。”

她不是拧小，而是索性把它关了。反正她们嘁嘁喳喳的谈话声也会妨碍听音乐。她把披肩挂在衣架上,取下了大衣。

“到哪里去？”米米问，“我们也为你煮了咖啡。”

“快排练了,我去活动活动。”

“天哪,真有这样热心于工作的人！”坦尼娅说，“看来人们说得有道理……”

她突然把话停住了，因为遇上了米米生气的目光。

“据说,你有点……”维奥列塔走出房间时,暗自说完了那句话。假如你有什么事情难以叫人谅解的

话，那正是你这种冲天的干劲。人们只能宽容跟他们自己差不多，而不比他们强的人。如果你试图超过别人，你就甭想得到他们的同情。因为他们单从这方面来衡量你的品行——看你这个一点也不比他们强的人，是否想出人头地。

还不到四点钟。可是十一月的白昼那样阴沉，仿佛夜幕降临了似的。她沿着平常的路线，在那些阴暗的街道旁边走着。这些街道对她毫无吸引力，没有任何能使她分心的东西。看来，还是分散一下心思为好，脑子里老是想着同一件事，有什么意思，真是无聊得很！

化装室里空无一人。她把手提包放在化装台旁边，坐了下来，习惯地照照镜子。一些人认为她的脸很漂亮，另一些人则说她的脸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总之，他们中的任何人，都可以听到各种截然相反的意见。不过，假如这张脸上有什么东西使她不称心的话，那就是它流露出一种胆怯的神情……可能问题就出在眼睛上……过去，这双有点胆小的大眼睛好象是蓝色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完全变成灰色了，仿佛长期受过强光的刺激或看过老远的物体似的。

这是一张令人喜爱的脸，使你不觉得自己难看，同时又相当一般，不会给你带来不必要的麻烦。男人们根本不会缠住你。不认识你的人很少注意到

你，而认识你的人觉得你太冷淡，不想在你身上白白浪费精力。尽管有时候，也有象那个厚颜无耻的大提琴手这样的人，因为找不到更好的，曾试着在食堂里跟你攀谈，或者在街上缠住你不放。

她俯着身子，从手提包里一件一件地取出全部行头——黑色紧身衣，肉色紧身裤，鞋……提包里只剩下一盒化妆粉和那只灰长毛绒小狗了。

当坦尼娅闯入大厅时，维奥列塔已经练完了。

“玛尔加丽特卡，快去团长办公室！……他们找你和米米……”

她连紧身衣也顾不得换，象早晨那样急急忙忙跑上楼去。她忐忑不安，边跑边想：大概又会象早上那样吧，但愿它不会重演。米米已在办公室门前等她。

“呆会儿你别吱声。”米米提醒她说，“让我来进行谈判……假如真的要谈判的话。”

不管有没有机会，维奥列塔只有幸到领导办公室去过一次，那还是她刚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当时，她觉得场面相当隆重。现在，在落日的余晖和近乎病态的橙黄色灯光的相互交映之中，这间陈设着旧家具和铺着磨损了的地毯的办公室，在她看来显得寒伧多了。

团长坐在写字台旁，靠在椅背上，沉思地凝视着橙黄色灯泡。以前，他是个歌唱家，但早已失掉嗓

音。不过，大腹便便的躯壳倒保养得不错，在某种程度上，体重甚至还有所增加。作为男高音歌手，他并没有什么名气；但作为剧团团长，他的名声倒不坏。他手下的人都说：你甭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好处，但他也不会给你使坏。

这位领导慢腾腾地把凝视着灯泡的目光移到维奥列塔和米米身上。他轻轻地点了点头，但什么也没有说。接着，他朝右边看了看，那儿的皮沙发上坐着导演，就是被米米看成死敌的那个冷血动物。

“米米,你看是取消《天鹅湖》这个节目好呢,还是继续上演？”那个死敌问。

他是用开玩笑的语气说这话的，这与他那阴沉的表情显然很不协调。在米米她们看来，这个待人冷淡、严厉无情的人，尽管年纪并不大，可是已经铸成了相当多的错误，积重难返了。第一，他没有学过跳芭蕾舞，而是直接学的导演，所以他觉得指挥起来很容易；第二，他特别强调组织性和纪律性，简直把剧院当成了兵营；第三，为了不致陷入某种暧昧关系之中，他待人如此冷淡，只有冷酷无情的人才做得出来。但他最大的错误在于把奥尔加看成是舞技完美的顶峰。

“你们怎么决定,就怎么办呗。”米米象办外交似的说。

“做个决定倒是容易，可是全部戏票都售出去

了,而且还将有客人光临,这就难办了。'那个从前的男高音酸溜溜地说，“要取消这个节目是绝对行不通的。”

“我看没有什么理由取消演出。'导演说“只要姑娘们愿意卖力气就行了。”

“卖力气……”他说这话象开玩笑似的。在他看来，演出无须花什么力气，而只是老一套重演罢了。一出旧戏，修改过那么多次，顶多把布景上上色就行了。

因为两位演员都未吱声，于是那个冷淡无情的人宣布说：

“我建议分演奥尔加的角色，这对你们来说容易一些。米米你演奥季丽娅，维奥列塔演奥杰塔。”

两位姑娘彼此交换了眼色，好象在商量似的。维奥列塔大而明亮的眼睛里仿佛隐藏着某种哀求。也可能不是哀求，而是因为她的目光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柔和、无力。

“为什么要把奥杰塔一奥季丽娅这个角色分开呢？'米米问。

“为什么不能分呀？归根结底，这是两个不同的角色嘛。”

“不错，可是过去一贯是由一个人扮演的呀。”

“那好吧，假如你想承担整个角色的话……”

他的声音里含有一种肯于让步的语调。

“我没有这种奢望。”米米赶紧解释说，“不过，我认为可以由维奥列塔来扮演。”

“噢，不！”导演断然地摇了摇头，“这——不行！现在不是试一试的时候。就是分开演，你们的任务也够艰巨的了。”

她俩又交换了个眼色。米米重又觉得维奥列塔的眼神里含有某种哀求。

“那就让我演奥杰塔吧。”米米建议说。

那个冷淡无情的人用目光打量着她，从这目光里可以明显看出他的想法：“你这是怎么啦？想发慈悲吗？”但他大声说：

“坦率地说，我不想让你演这个温情脉脉的角色，你演奥季丽娅倒是相当合适……”

“是的，口头上……”

导演显然想回敬她几句，但没有作声。

“维奥列塔扮演奥季丽娅，会演得很出色的。”米米说。

“我想，对于维奥列塔、你及全团人员的能力，我是相当了解的。我丝毫不反对维奥列塔……只是她那天真的外表……”

“天真？她还是个阴险狡猾的人呢，您相信不？”

“象你这样一味吹捧她，会把她惯坏的。”导演喃喃地说。

接着，他看了团长一眼，但团长只是耸了耸肩，意思是说：这是你的事。

“其实,你们互换角色又何尝不可?”那个冷酷无情的人说。他声音很低，象是说给自己听似的，“那就排练试试吧。”

他又看了团长一眼，团长也耸了耸肩。

“好吧……可以交换角色,我不反对。”导演重申了一遍。

这话听起来象是说“你们俩是一丘之貉”，但维奥列塔的脸上闪出了笑容。米米没有说什么。直到她们走出办公室后，她才说：

“就是说，还是要把奥杰塔跟奥季丽娅分开罗。我们俩合演一个主角，那么每个人恰好是半个主角这下子你可以……骄傲了。”

但是，维奥列塔没有时间谈论这些。她急忙跑下楼，去传达室给父亲挂电话。正好值班员离开了位子，在门口跟消防队负责人聊天。

“爸爸,我分到角色了!”电话刚一接通,她就用兴奋得颤抖的声音大声说。

“啊，祝贺你！……”父亲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清楚，仿佛他们不是在通长途电话，而是在打市内电话似的，“我非常非常高兴,我的孩子……”

直到这时，他才想起来问她：

“什么角色呀?”

“奥季丽娅。”

“奥季丽娅？……可是这……这是最难的角色呀！……这可是演出的顶峰啦！我非常非常高兴……”

“爸爸,你怎么样？”她打断了他的话。

“我不是告诉你了吗，好多了，我的孩子。而现在,得到这个好消息后,我会好得更快的。”

“只是不要担心……”

“不会担心的。担心什么呀？你不是知道吗，我相信你，认为你有把握……不过，演出一结束，你得马上给我来电话，以免……”

自然罗，她保证演出后立即给他挂电话，并再次劝他不要担心，好象这取决于他似的；而他再三说相信她。这次通话以惯常说的“祝你成功”结束。

祝你成功……只是排练还刚刚开始——不是《天鹅湖》,而是正在上演的芭蕾舞剧《伊戈尔王》——维奥列塔跑上楼去，走进了排练厅。

*　　*　　*

当她排练结束，换好衣服，摆脱掉想把她拽到咖啡馆去的米米、坦尼娅和瓦斯科时，天已经黑下来了。

这三个人仿佛在咖啡馆生了根似的，他们不去那里消磨两三个钟头，是不会回家的。维奥列塔则

总是伴随着幻觉和音乐独自度过这几个小时。但今天晚上，她几乎不好意思承认这一点。她过去竭力回避米米，而今天再一次证明米米是她的知心朋友。她起初设法让她演两个角色，后来又把最重要的角色让给她。这就是黑天鹅的角色。维奥列塔为此盼望了多少年啊！

她独自走出剧院，无意之中又跟那个大提琴手碰在一起了。他确实是个顽固不化的人。

“我那次请您喝咖啡的邀请仍然有效。”他一面跟着她，一面向她保证道。

不用说，这一次她也没有回答，她觉得犯不着跟这个庸人交谈。

“您别以为我的目的在于吃喝。”朝前走了几步后，大提琴手接着说，“更不是要强迫您去。不过，您孤身一人，我也是单身汉。因此，我想就单身生活的苦闷跟您交换些想法。而且，假如可能的话，让我们把它克服掉。”

她无心听他的废话，便拐到另一条街上去了。他象以往一样，紧紧追着她不放。她每天回家时，必须经过三条轮廓不清的街道，这条街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它已没入黑暗之中，更加显得模糊了，只有零零星星的黄色路灯闪耀着黯淡的光芒。这条街跟任何其他城市的街道没有两样。她由一个人陪伴在这里走着，除了他是个大提琴手和无赖之外，她对他一无

所知。

“您遇见过象我这样蠢的人吗？”他突然问，“而且是在我这样的年纪！这么多天来，我一直跟在您后面，这个事实难道还不能说明问题？”

在半明半暗的街道上，她几乎看不见他。不过，尽管看不见他，或者说，也许正因为看不见他，她感觉到他开始对她发生作用，不仅仅是使她生气。大概是由于他令人感到有某种青年人的轻浮力量吧，或者是因为她很长时间没有跟男人接触了，也可能是由于他的声音里突然间含有真心实意的调子。

“好几个月来，我一直注意您，甚至还打听过您呢。他们说，算了吧，她比冰淇淋热不了多少。可是，当我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时，那叫我怎么办呢？”

他继续诉说自己钟情于她的过程。看来，维奥列塔也开始听得进去了，因为她连走过自己的门口都没有觉察出来。

“您在恋爱？”她突然听到了自己的声音。

这声音听起来确实非常柔和。假如冰淇淋会说话，大概也正是用这种语调说吧。

“啊……是呀……无论这有多么愚蠢……”他喃喃地说，忽然觉得难为情。

她还不至于天真到那种程度，经这么一说就相信他，甚至搂着他的脖子。她当然不会相信，但毕竟觉得内心有某种模糊而秘密的想法在微微活动：为

什么不……就一个晚上……唯一的一个晚上……今天或明天……不再许诺，不再重来。

“算啦,别这么想了！”她心里说，“转身回家吧！”她并非圣徒。正因为如此，她根据经验得知，除了难为情和苦闷之外，类似的幽会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为了不至于动摇，她提醒自己，就是这套穿在绒线衫和牛仔裤里面的内衣，也不适合于幽会。

“就是说,您打听过我罗！”当他们停在一扇门前——显然是她的门前时，她若有所思地问。

“您别误解了我的意思……我对那些谣言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您……因为我想您……”

“难道他们没有对您说过您在冒什么险吗？”

“谁会对我说这个呀？”

“就是您打听过的那些人。”

这个地方离门口不远，在路灯的照耀下，相当明亮。她可以看清他的面容和那微微的冷笑。

“我有什么险好冒？”

“就是自由呀！”她冷淡地告诉他说。

为了更清楚起见，她补充说：

“我不需要情人,我需要丈夫。”

他想显出勇敢的样子，甚至想保持脸上那一丝笑容，但显然被难住了。

“您独自一个人生活吗？”她好奇地问,好象要使他摆脱为难的境地似的。

“跟一位同事……但是，他不到半夜是不会回来的。”

“看来,一切您都预见到了。”

“否则，我怎么会邀请您呢……”

“可是,对结婚这件事,您没有想到吧……”

“别挖苦我了。’他把握不准地说。

她以不愧为芭蕾舞演员的轻盈步态，慢慢地转身往回走。但在离开他之前，她返身对他说：

“年轻人，不要玩火！不要纠缠老处女！会有象我一样的人来找您的……以后……”

接着，她回家了。他象所有的无耻之徒一样，是个十足的糊涂虫。他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扮演一个恋人的角色，装出一副打算结婚的样子的。这样一来，她倒有可能去他的宿舍，看看下一步怎么着。不管下一步怎么着，他们并不会受到结婚的威胁。真是个十足的傻瓜。

事实上，这个蠢货对她毫无吸引力。她只不过需要一丝温暖和经过一天紧张的工作之后，想找一条消除苦闷的出路罢了。温暖嘛，她必须等到买了新炉子后才能得到；至于消除苦闷的出路……可以等到明天早晨，没有什么比排练更能消除苦闷的了。

天晓得这个晚间街道上田园诗般的爱情插曲延续了多久。但她刚一进门，那三个人也手里拿着一包包的东西和瓶子，飞快地闯了进来。

“特麦努什卡，快打开电视机！”米米一边喊，一边把食品放进壁橱里。

“为什么？”

“你也象我们一样，忘记了今天是星期五。”瓦斯科一边说，一边自己打开了电视。

是啊，真的是星期五，是苏联节目，该演《罗密欧与朱丽叶》了。平时，要么她高兴时自己看看电视，因为其他三人老是在一起叽哩咕噜聊天，要么就根本不开，因为维奥列塔爱听唱片，而米米则埋头于看小说。

但今天晚上放的是普莉谢茨卡娅主演的芭蕾舞。当荧光屏上的映像显示出来时，节目已经开始了。于是他们连食品包也没有打开，就各自找个合适的地方坐了下来，凝视着小小的荧光屏。

节目演完后，他们又开始闲聊起来，并手忙脚乱地准备那顿平常的晚餐，然后就开始吃喝了。实际上，这餐饭跟昨天的晚餐及所有其他的饭没有什么区别——香肠、酸黄瓜，当然少不了伏特加酒。

“我们的玛尔戈大概等我们给她拿威士忌吧。”瓦斯科一面倒酒，一面说，“不过，看过俄罗斯芭蕾舞后，只有喝俄国烧酒才合适。”

“对你来说，当然是芭蕾舞更重要罗。”坦尼娅说。

“不，对玛尔戈来说，芭蕾舞更重要。我呀，你让

我喝，我就喝。”

玛尔戈自然还是指维奥列塔。瓦斯科不愿意模仿坦尼娅的叫法，就给她起了这个名字。有时，他甚至还称她为玛尔戈·冯特英，他解释说，这样叫起来顺口。

尽管瓦斯科没有勇气说对芭蕾舞的兴趣超过伏特加酒，但他毕竟是他们剧团里最优秀的男演员，更确切地说，是唯一的优秀男演员。他的舞台动作的特点是稳健有力，跳跃迅速。这些特点不知从何而来，因为在生活中他很斯文——假如把一年中吵一两次架除外的话。这种吵架与其说跟他的性格有关，倒不如说是由于喝多了的缘故。

总的说来，他是个好小伙子，是个动作熟练的舞蹈演员，是个真正的人材，但有点疲塌了，大概是因为总觉得自己是最优秀的演员，没有人能代替他而造成的吧。他满足于不怎么费劲就能达到的东西。一句话，他象个男性米米，只是更有才能罢了。虽说更有才能，可是缺乏应有的上进心。

“坏就坏在自己周围没有强手。”他意气消沉时承认说，“没有谁好比较，不知朝哪个方向努力。光自己一个人是成不了顶峰的，只能是平地上的一个土墩罢了。”

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个中等水平的演员，然而没有奋发向上的意志。他的身材也同样是中等的，

但由于瘦而匀称，所以显得个子高。他的脸削瘦、苍白，颧骨突起，鼻骨偏高。自从电视放映了《天堂之子》后，城里的人都说他象让一路易·保罗①。对此，他得意地说，有才能的人都相象，如果要说得确切一点的话，不是他象让一路易·保罗，而是这个人象他。

“我这位傻瓜还真有可能相信自己象让一路易·保罗呢。”米米说。

不过，这是过去的事了。现在谈的不是瓦斯科，而是普莉谢茨卡娅。米米正从这方面发挥自己的理论。

“干我们这一行，”米米说，“要么你很出名，要么什么也不是。我唯一的安慰是力量毕竟在我们方面……”

“这个‘我们方面’是指什么？”瓦斯科疑惑不解地问。

“就是说，在我们这些什么也不是的人方面，因为我们是多数。”

“胡说八道！”坦尼娅不客气地说，“一个剧不单是一个主角就能演成的。”

“谁说行呀？”米米反驳说，“芭蕾舞也需要陪衬，犹如数学需要零一样。不过，你要是零时，毕竟难堪

① 让—路易·保罗（1910—），法国电影演员兼导演。

吧。”

“那么奥尔加是什么？”瓦斯科接上来说。倒不是因为他不知道奥尔加是什么，而是想在没有炉子的情况下，借气消寒。

“她是最不幸的人，是那种命中注定悬在半空中，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人。她缺点成堆，或者可以说，她除了会点技术和会耍滑头之外，其他方面就微不足道了。”

“命中注定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不，奥尔加不是这种人。”维奥列塔想，“她根本没有悬在半空中，而是舒服地安顿在一个好位置上。如果说有人悬在半空中的话，那就是你——你不甘心呆在下面，可又无力爬上顶峰。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但愿这种情况就到此为止。”

她不再听他们三人谈话了。直到她觉察出他们开始议论她时，这才又留心听。

“在我们这几个人中，只有这位姑娘是幸福的。”瓦斯科说。

“因为她有远大的目标……”坦尼娅补充说。

“因为她对此还抱有希望。远大的目标……我们中谁不曾有过呀？……早在中学时期，当我们还是调皮的孩童时……年龄愈大，目标也愈明确。只是后来开始走回头路了：它愈来愈模糊，渐渐看不见了，消失了……某一个早上，当你蓦地想起它来时：

啊！我的目标在哪里？……你打开柜子瞧瞧床底下找找——找不着它。”

“你不要在床底下找，还是从瓶底找吧。”

“从哪儿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找不着它。”

他们继续这样闲谈着。当喝第二瓶酒时，他们的话就更多了，声音嘈杂不堪。维奥列塔决定躺下睡觉。

你该躺下，该睡了。明天对你来说是困难的一天。睡吧……在他们的喊叫声中……带着这些想法……

“假如我开电唱机的话，会影响你们吗？”趁谈话偶尔停下来时，她问。

“开吧，假如你同意，开到最大音量吧。”瓦斯科宽宏大量地说。

“不，只是不要开到最大音量！”米米反对说。

“不要限制孩子嘛！……”瓦斯科坚持说，“孩子们是我们的未来。”

“我也正是为孩子着想呀，小傻瓜！一放《睡美人》，就不可能睡着觉，这是不用提的……排练时，钢琴已闹得你够呛；晚上回到家，等待着你的又是慢调曲、快速调……要知道，这个电唱机会使她发疯的……”

“让她发疯吧！”瓦斯科打断她说，“没有这种劲头，怎么能创造艺术呢？”

就在这时，她放电唱机了。不过，她没有开到最大音量,唱片也不是《睡美人》,而是白天她未曾听过的。六人舞之后，就该黑天鹅出场了，是她的角色。这在她看来，仍然是难于置信的：她的角色。

她从衣架上取下披肩，裹在身上，就往床上一缩。但隔着披肩仍觉得墙上很凉，于是她把枕头垫在背后。最晚星期一该买新枕套了。既然你是黑天鹅，就不该再睡脏枕头。

音乐够响的了，至少可以部分压倒房间另一头传来的声音。灯泡把柔和的玫瑰色光芒投射到对面墙上，恰似扇形。于是，在那淡玫瑰色的光波中，开始显出幻觉轻飘飘的形状，起初是模糊的，然后愈来愈清楚。

这还是那个早在她童年时代，使她心里豁然明亮的头一瞬间就已出现过的幻觉。不错，它已相当淡薄了—— 连一个幻觉变得淡薄也需要这么多年——但她留恋它，就象留恋一张已经褪色的珍贵照片一样，尽管由于她老是贴身带着它，被揉得皱皱巴巴了，尽管由于她哭泣而造成满纸泪痕。

正当她注视着对面墙上玫瑰色光波，细看那无形的幻觉飞跃时，电唱机里传来了亲切而动听的慢调曲的音响。这是双人舞，是她的舞，是黑天鹅的舞。

星　期　六

天知道她在什么地方游荡了很长时间，遇见了一些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她跟这些人是谈了些什么呢，还是想法躲开他们。不过，现在这种混乱状态已经过去了，已被克服和忘记了。她到了某个阴暗而幽僻的地方，那里看不见任何轮廓，不知道有多大地盘，只笼罩着一片黑暗和墓地一般的凄凉气氛。

她在这个地方走来走去，想找一条离开此地的出路。于是，她到处寻找某种能为她指路的标记——建筑物或树木，因为她模模糊糊记得很久以前她曾在这个黑暗的地方迷过路，后来不知怎么找到了路。

这里，好象什么地方有一条路，她竭力回忆着。记得越过一条小溪，就是陡坡。这险峻的陡坡是唯一的出路，因为——维奥列塔直到现在才觉察出来——使她迷路的这个黑暗的地方不是别处，正是深渊的底部。应该找到那面陡坡，因为它是你唯一的出路。这可怕的陡坡上，有的地方荆棘丛生，包围着你，象一只只瘦骨嶙峋的手把你往下拽；有的地方又是没有尽头的悬崖峭壁，你在半明半暗之中绝望地沿着它往上爬，而脚下的土直往下崩塌。

她继续在这个黑暗而寒冷的地方来回瞎走着，还是走不出去。后来，她在昏暗中突然发现前面有一扇端端正正的长方形大门。啊，我已经在这扇门前了！她恍然大悟，难怪我觉得这个地方很熟悉呢。她朝大门走了几步——尽管她清楚地知道大门紧闭着——一面苦苦思索：要是大门老闭着的话，有什么办法能走出去呢？

门当然是闭着的。这一点就是在黑暗中，隔着一定的距离也看得很清楚。维奥列塔束手无策地看看四周，一面想：若是能找到一个熟悉这地方的人，那他定会给我指路的。可是，就象不知是老早以前还是最近那一次一样，她惊奇地发现这扇偏僻的门前只有她一个人，连她爸爸也不在。她怎么也不明白，为什么在这里既看不见她父亲，也看不见成千上万人中的任何一个人。也许是因为谁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属于站在门口等待的人中的一员吧；也许是因为所有其他的人都躲在里面的暗角里，只有她这个瘦而怕冷的姑娘，穿着打了补丁的紧身裤，站在这扇庄严和哀求不动的大门前，颤抖着。

照理说，这扇门前应该挤满了类似她这样的人，应该象火车站候车室那样拥挤不堪。因为如果说特殊人材少的话，那么普通的人则多如牛毛。可是你看，这里却看不见这许许多多的人中的任何一个。正当她心里这样想时，她发现自己又错了，因为她父亲

突然出现在她身旁。他穿着一件旧雨衣，象抱孩子似的把装着小提琴的匣子挟在雨衣里。

“你不能再隐藏在黑暗中，瞧着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这里不管啊！”维奥列塔想。她父亲朝她弯下腰去,低声说了些什么,声音很低,而且不连贯,意思是说不能再等待了，因为等的时间愈长，就愈难通过这扇大门。

“可是,门关着呀!’维奥列塔说。

她父亲没有回答，却用左手拽着她，因为他的右手象抱孩子似的把小提琴按在胸前。接着两人慢慢朝大门走去，步履艰难缓慢，犹如涉过深水似的。当他们走近门旁时，维奥列塔发现门微微开着。“真奇怪，我怎么一直没有发现它是开着的呢？”于是，他俩从微微开着的大门中间爬了过去，离开了那个黑暗冰冷的地方，钻进了另一个世界。

但是，这另一个世界又是深渊。

几乎一出门就面临深渊了。维奥列塔跟父亲站在悬崖顶上，下面显得可怕。

“必须跳过去。”她父亲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她恐惧地望着他，甚至连问一声“怎么跳”的力气也没有了。

“你看,就这样跳。’她父亲一面解释,一面把小提琴放在岩石上。“就象你跳越步那样……你看，就

这样跳：按第五个舞式，左腿向前……”

“左腿？”她苦恼地犹豫起来。“究竟哪一条？连父亲也不知道我有两条左腿。”

她寻思该怎么办好，迟迟不敢动。但父亲对她这种犹豫不决的态度很生气，急不可耐地把她直朝深渊推。她心里想：“随便怎么着吧。”于是，便象越步那样，朝前猛跳了一下。然而，她的脚刚离地面，就觉得自己被恐惧束缚住了，她的身子突然变得象铅一样沉，急速地直往下面那个黑暗和寂静的地方掉。直到最后一瞬间，她才用手抓住一块岩石，脚垫在光滑的峭壁上，出了一身汗。她拼命想站稳脚跟，但峭壁愈来愈滑。最后，两脚一踩空，她从岩石上掉了下去，往下掉呀，掉呀，掉呀，直到惊醒为止。

她这次醒来时，也是被刚才的恶梦吓得直打哆嗦。她睁开眼睛一看，发现这黑暗的地方并不是深渊，而是自己的房间，她这才感到轻松了。只是在梦中没有喊出声来才好。

“昨天晚上你又喊叫了……”不久以前的一天早上，米米说，“你梦见什么啦？是不是有人要杀你？”

“梦见往下掉。”

“噢，是往下掉呀……我也做过这种恶梦：飞呀飞，然后一下子就掉下去了。所以你要尽量避免飞。假如你不想飞而偏又飞起来了的话，那你就赶快醒

来。这样，就不会往下掉了。”

现在她躺着，闭着眼睛，暗暗对自己说：必须忘掉这个恶梦，再睡一会儿，因为明天是困难的一天。所有这些恶梦都是她父亲的谈话引起的。她常常从父亲的劝告中寻求帮助，而父亲为了鼓励她，多年来老是重复那些话。但奇怪的是，尽管是出于爱和关心，这些劝告却慢慢地变成了她精神上的创伤。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老生常谈的话便获得了具体的形式，变成了恶梦——梦见在门口等待呀，悬崖峭壁呀，深渊呀等等。

在门口等待是慢调曲，在悬崖上爬也是如此，无穷地慢，而掉进深渊则是快速调，一落千丈的快。

她闭着眼睛躺着，等待梦境出现，同时在内心里跟父亲进行交谈。每当她在半睡半醒状态中跟他谈话时，他变得更加坦率，可是比真正的谈话要严厉得多。真够严厉的了，你看，他毫不客气地对她说：

“你没有努力奋斗。”

“我尽自己的力量奋斗了，尽自己的一切可能奋斗了。”

“问题不在于是否使出了全部力量，而在于够不够。你要想出名，就必须迈开更大的步伐，要用比跃进更大的步伐前进。是的，你没有努力奋斗。”

大概天快亮了吧。因为她重新睡熟时，梦见天已开始破晓了，而悬崖、大门、深渊都被远远地抛在后

面，她完全忘了，什么也不回想，象所有幸福的人一样不记住事。她就这样轻松自如地在草木繁茂的灌木丛中沿羊肠小道走着，心中充溢着快乐的预感。因为她知道，等走到这条小道的尽头，就会走出灌木林，而那里就是蔚蓝而明朗的辽阔地带，是蔚蓝而温暖的地方。到了那里，就会象进入光的海洋之中，她将随着发出象音乐一样的音响的暖风随意飘游。

突然间，一种强烈的声音把她惊醒了。这不是音乐,而是闹钟。

铃声顽固刺耳，象现实生活那样无情，并象新的一天到来一样不可逆转。维奥列塔没有睁开眼睛，只是伸出手去止住了闹铃，但半睡半醒状态中那个蔚蓝而辽阔的地带消失了。她想挽回那种景象，哪怕片刻也好，然而透进她闭着的眼帘的不是蔚蓝色，而是房间里红褐色的昏暗光芒。

绣着大黄叶的窗帘仍然遮掩着窗户。米米还在睡，谢天谢地。只要她晚上跟瓦斯科、坦尼娅和伏特加酒一起度过，那么第二天她总要睡到很晚，确切地说,要是不叫她,她是不会醒的。

维奥列塔掀开被子，从床上爬起来，冻得瑟缩着身子，跑进了浴室。她觉得这间电话间似的小房间有一点是不错的，那就是会很快变暖。只要打开热水龙头，一会儿就暖和起来了。不过，为了给米米也留点热水，维奥列塔放的几乎是凉水。用毛巾擦身

子，可以弥补水温的不足，这样甚至还有益
呢。

她回到房间，为了不至于重被寒气罩住，便赶紧穿上衣服。内衣冰冷，连黑绒线衫也不暖和，仿佛等待你去暖和它似的。

她煮好了咖啡，不是从甜食店买的，而是另外一种。直到这时，她才叫醒自己的朋友：

“米米，起来吧……该走了……”

开始,她一动不动,简直象死了似的 然后,不高兴地发了几句牢骚 最后,她打起精神,低声说：

“你去吧……”

直到维奥列塔准备穿大衣时，她的朋友才比较明确地说：

“要是那个妖精问我的话，就说我病了……”

那个妖精未必会问她，顶多在点名簿上给她打个缺席记号。他早就不理她了。

直到食堂开过午饭,快要关门时,米米才重又在交际场合露面，自然还是跟瓦斯科和坦尼娅在一起，照例坐在咖啡馆里。宿舍——咖啡馆——食堂，然后换个花样 剧院——咖啡馆——宿舍,或者要是衣兜里还有一定数量的钱的话，就去饭馆和酒吧间，一直这样周而复始。

他们三人坐在一桌，维奥列塔自个儿坐在那里吃饭。坦尼娅忍不住说：

“普拉门又跟那个胖女人打得火热了……”

维奥列塔进来时，在食堂门口就看见了普拉门和那个胖女人，他们相互还打了招呼。因为事实上，她和普拉门从未吵过嘴，见面时继续打招呼，有时甚至还说几句诸如‘怎么样’‘工作如何’之类的话。为了不至于看见他们和不使他们感到难为情，她背朝他们坐着。至于维奥列塔本人，倒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也不激动，因为那段往事早已成为过去的一页了。

那是一段早已结束了的历史，彻底了结了。可是，当维奥列塔跟那三位正在就餐的朋友告了别，回身往宿舍走时，一路上她心不在焉地想：普拉门听没听说明天是谁上台呀？他会不会去看呢？他最好坐第三排或第四排，这样可以更清楚地看看我跳得怎么样。她之所以希望普拉门去看演出，并不是为了在他面前显显自己的本事——父亲早就对她说过，没有比在别人面前逞能更蠢的了，而是要让他知道，她决不是无缘无故地固执和自信，不管有没有他普拉门，她还是要走自己的路，成绩也不算小。

普拉门在市委主持文化部工作，如同跟其他种类的艺术一样，跟芭蕾舞也有些关系。这丝毫算不上什么学问，但也决不是不起任何作用。一天晚上，瓦斯科喝了不少酒，发起脾气来，说普拉门不把他的请求放在心上。他气冲冲地说：

“你们这些当官的，在艺术方面懂什么呀？怎么派你们来领导我们？”

“你是泛指所有官员呢,还是专门说我？”普拉门问。

“就假定说的是你吧。”

“那你就错了。我会弹钢琴，尽管弹得象猫叫似的刺耳；会跳霍罗舞，甚至还会唱歌，虽然老走调。”

“你自己承认这些,还算不错。”

“是的，这也是我最大的一个优点。与别人不同的是，我至少知道艺术不是容易的事情，并非在酒馆里所能学会的。”

这时，瓦斯科本来想利用自己的拳头作为一种补充论据，但因为事情发生在餐馆里，不允许他们打架，所以没有大闹起来。

普拉门并不认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虽然他并不象他自己所装的那样头脑简单。他工作勤奋，因为正如他本人所说，假如一些人具有创造艺术的天才，那么另一些人就应当为他们查阅艺术资料，没有这也不行。他不是那种爱管闲事的人，非常爱静，甚至有点过于斯文。一句话，无论性格还是外表，都跟他那炽热的名字①很不相称。有一次在食堂里，

①普拉门在保加利亚语中是火焰的意思。

当他走近维奥列塔的桌前，请求允许坐下时，完全不象那种拼命地往不该他们坐的位子上挤的人，而象急于吃饭，赶回办公室上班去的样子。

她仓促瞥了他一眼，微微点了点头，又低着头吃饭了。当时，她还在吃氽丸子，但只挑丸子吃，因为要是把整盘汤都喝下去的话，那会发胖的。她生怕吃得过多，总是保持半饥半饱状态。对这种状态，你最终会习惯的，尤其是当你受这种思想——与其吃得大腹便便，还不如饿着点好——鼓舞时，更是如此。事实上，她并没有特别发胖的趋势，而普拉门就很难说了。他三十刚出头，而体重大概超过了年龄的三倍①。但由于他身材较高，所以不怎么显眼。他有一张黝黑而又招人喜爱的脸，表情严肃，在一定程度上，这种印象是由于配着角质黑色镜框的眼镜造成的。当他坐在她对面，眼睛死盯着自己的盘子时，完全看不出他有心谈恋爱。

“前天晚上,我在《卡门》②中看见了您。”当喝完汤,准备吃第二道菜时,他说,“我很喜欢。”

那天，第二道菜是土豆烧牛肉。这给维奥列塔带来完全挨饿的威胁，因为她原则上不吃土豆；至于肉嘛，一盘菜里能有几块呢。

①按公斤计算。

②《卡门》，法国歌剧，亨利·麦雅克和吕多雅克·阿莱维根据梅里美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乔治·比才作曲。

“我很喜欢。”他没有说清楚究竟喜欢什么——是那个剧呢，还是她跳的舞。而且他也没有作自我介绍。不过，这种疏忽算不了什么。这个城市的人即使不认识，也相互了解对方是谁和是干什么的。不言而喻，维奥列塔知道坐在她对面的是市委的一位要人。

“我很高兴。”当她从一盘土豆中找出两小块肉来时，用低得刚能听见的声音说。

他们的全部谈话只不过这几句。是的，假如他们不是同时走出食堂，假如到了外面普拉门不看手表、不向她建议的话，那么这次谈话准会到此为止了。

“还有整整半小时……假如您也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一起去喝杯咖啡。”

看来，她也还有点空余时间，于是就一同走进了红罂粟咖啡馆，真的就喝了咖啡。在这整段时间里，没有发生任何特别的情况，他们相互只简单搭讪了几句，其中没有一句值得记住和载入史册的话，尽管维奥列塔至今还记忆犹新。她记住了这些话，那也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话语本来就不多，决不至于记错或忘掉。而且所有的话都类似他突然对她说的这一句：

“要不要披上衣服？这里相当凉。”

不是凉，而简直是冷，因为今年秋天寒冷不顾放

暖气的时间未到而提早来临了。但是，她摇了摇头，不愿意披上衣服，主要是因为她的大衣相当破旧了。这件深蓝色大衣还是她被提升为独舞演员那有纪念意义的时候买的。从那时到现在已过了好几年，整整五年了，大衣相当旧了。好在是深蓝色的，在大街上还显不出来，而在这里，在咖啡馆里，就引人注目了。所以，她宁可穿绒线衫和牛仔裤。当然不是说绒线衫和牛仔裤是什么时髦服装，但不管怎么说，总会美观些吧，哪怕有点旧，也还是漂亮一些。

总之，在这整个半小时中，除了他们开始交往之外，没有发生任何特殊情况，从他们的交往中也同样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它不知不觉和自然地产生了，仿佛他们是老相识，早就想交往，只是由于他们忙于各种事情，加之他们知道，这种交往是命中注定要发生的，时候一到，自然会产生，所以一直延缓至今。

他们之间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这种交往非常自然，同时又十分荒谬。之所以说自然，因为他们仿佛是老相识，早就在等待这一天到来似的；荒谬之处就在于无论从外表还是从其他各方面来看，他们两人正好相反。维奥列塔对此一点也不担心。她从艺术中得知，事物不仅可以根据协调一致的原则，而且可以根据对立统一规律联系起来。不过，看来这条真理还普及得不够，至少在这个城市里是这样，所

以当他俩一道在街上走时，一个好说笑话的青年跟在后面，朝普拉门喊：

“喂，大胖子，留心别伤了这个小姑娘……”

她本来就很瘦小。当她跟这个身材高大的男伴并排走时，就更加显得脆弱了，象一个由爸爸领着头一次去学校报到的小姑娘似的。假如这位“爸爸”注意到了周围的人的话，那么可以说他的心肠真好，对周围人的讥笑和俏皮话一点也不计较。不过，他根本没有注意他们。身边带着个小姑娘，这就使他心满意足了。

“要不要披上衣服?这里相当凉。”

她老是感到冷，即使夏天也是如此。因为暑假里她总是去索非亚，在父亲那所阴凉的房子里度过。“这是因为你身上脂肪太少了。”米米说，“你对饮食制度注意得太过分了。”她老是感到冷，尤其是在这个城市和除了寒流、暴风雪和一些不值一提的角色外，毫无其他希望的季节。

也许正因为她感到冷，所以还在头一个晚上，当走近他的单人宿舍时，她就同意进去，仿佛用不着考虑似的。但是，普拉门对待这件事却慎重得多。在没有进门之前，他认为必须预先采取许多措施，以免惊醒房东，尽管维奥列塔认为惊醒房东有什么关系！醒了再睡就是啦！但是，男人都是些胆小鬼。普拉门担心的显然不是房东的睡眠，而是自己的声誉，或是

她的声誉，亦或是两人的声誉，因为要知道外地跟索非亚不一样，这里的人都爱饶舌，宁可不吃饭，也要闲扯一阵子。

外地真的跟索非亚不一样，许多事情在未发生之前就早已满城风雨，而有时根本就没有那回事。于是过了几天，他们就慢慢不再保密了，尽管跟其他的事情一样，他们并未专门商量过。他们开始那样相好，好象已经在民事登记处办理了或者明天就要去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似的。这样一来，便使城里那些好讲是非的人感到大杀风景，因为当某件隐秘的私事已不再是秘密时，你还去传播，这有什么意思呢？

维奥列塔没有思量过如何进一步发展他们的关系，她根本什么也不考虑，心里也没有想过：你看，米米和其他人都有男朋友了，这正是你找朋友的好机会呀。她也没有想到事实上是停止缴纳单身税的时候了。她就这样跟普拉门搞在一起，仿佛这件事非常自然，是早就说定了，无须再进行讨论似的。

她在这个身材高大肥胖、言语不多的男子面前，在这个怕惊醒房东、斯斯文文的普拉门面前，并未失去理智。至于从他那方面来说，类似的危险是完全不存在的，即使在拥抱时，他也能保持沉睡般的镇静。但这不会使她生气，他什么事情也不会使她生气，即使他老是沉默不语也罢。她在城里是以不爱

交际闻名的，而现在却不知不觉地习惯于用自己的闲谈去填补他的沉默。她谈自己的工作，谈不顺心的事，谈没有把握的希望。有一次，甚至还详细叙述了演员们之间的关系。

“ 你看 ,我也开始讲人家的坏话了…… ”

“ 不要紧…… ”普拉门低声说。

“ 为什么 ?”

“ 我已经决定不让你干这一行。干你们这一行的人 ,少不了竞争和吵架。”

“ 谢谢。”

“ 我说这不是为了责备谁，只不过是指出确有这样的事实罢了。”

他根本不爱责备人。假如他决定打破沉默的话，那么最多也就指出一下确实存在的事实。尽管他总是用一种漠不关心的语调说话，但有时听起来却使人感到带有责备的味道。

“ 不久以前，在一次独舞中，你好象有的动作跳错了。”一天晚上演出结束后 ,他们回家时 ,他说。

“ 对 ,跳错了几个动作。”

由于普拉门没有吱声，她接着说：

“ 你好象不懂芭蕾舞，可问题倒看得出来。 ”

他没有回答，继续慢慢朝前走着，眼睛直盯着人行道，仿佛怕被铺路石绊倒似的。

“ 你就没有发生过差错吗？ ” 她问。倒不是因为

他提了意见，而是因为他一个劲儿沉默，使她有点生气，这种沉默似乎意味深长。

“发生过。”他冷淡地耸了耸肥胖的肩，“我们大家都发生过，只不过在舞台上更容易被看出来就是了。”

一般说来，虽然他看了大部分节目，但对她的演出从不表示意见，这其中也同样有意味深长之处。普拉门不爱瞎捧场。假如他保持沉默，那就说明他觉得不值得赞美。有一次，她向他提出一个问题，从他们刚开始交往的时候起，这个问题就一直在她脑子里转：

“还记得吗，当我们认识的时候……你曾说在《卡门》中看见了我，并说你很喜欢……”

“是呀，问这干什么？……”

“你没有说清楚究竟喜欢什么，是那个剧还是我……”

“当然是喜欢你。”

“那你当时就可以这么说呀。”

“我怕你会见怪。”

“哪一个女人不爱听恭维话呢？”

“是呀，不过你们这些女演员跟别人可不一样。假如我承认，你是作为一个女人，而不是作为一个芭蕾舞演员使我喜欢的话……我怎么会知道……”

他真的不了解。退一步说，了解得不够。否则，

他就不会这样对她说老实话了。可是，即使他不说，又有什么用呢？他俩常常在一起，就是不说，也相互明白的呀。

她不是作为一个芭蕾舞演员而受到他的重视这件事，跟其他许多事情一样，使她感到伤心；而她作为一个女人得到他的欢心，并不能冲淡她内心的忧伤。但是，维奥列塔咽下了这杯苦水，习惯地把这也看成是舍身奋斗的一个方面。因为归根结底，你可以强迫某人跟你结婚，但无法强迫他爱你。

至于结婚，她在这个问题上想得不多。倒不是说这对她毫无意义，而是因为她认为他会决定的，不需要着急。如果说应该着急的话，那是另外一些事情，而这又不取决于她。

看来，在结婚这个问题上，普拉门的看法跟她差不多，至少整整一年来他装着跟她的看法一样。假如事情继续沿着这种状态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很可能至今他俩仍然在一起。只是后来没有这样继续下去。

“过几天，我们去办理一下结婚手续吧，你看怎么样？…… ’有一次在食堂里,他这样脱口说。当时快吃完饭了，准确地说，是吃甜食的时候。那是一种带有玫瑰色糖浆的点心，放在形状象刮脸用的金属盒的小碗里。这种点心，维奥列塔是动也不会动的。

“这算是第二道点心吗？”她以同样随便的口吻

问。

“既然你放弃第一道……”

“说得对,既然放弃第一道,理应接受第二道,否则就要失算了,是不是?”

他再也没有说什么了，仿佛这次谈话是两人预先早已知道的一样。直至走到外面时，他看了看表，象他们初识的那一次一样说：

“还有半小时,我们可以去喝杯咖啡。”

这一天也象当时一样，是个寒冷的秋日，因为时间整整转了一圈，从他们认识到现在正好过了一年。在刺骨寒风不耐烦的催促下，他们慢慢朝咖啡馆走去。寒风卷起了掉在人行道上的枯叶。看来这个有着又宽又肥的脊背的男人的沉着状态使它们很生气，要想催他快点走简直是白白浪费时间。

这个时候，假如不把那一伙坐在不显眼的昏暗角落里，在不宜喝酒的时候开怀畅饮的人计算在内的话，咖啡馆里几乎没有什么人了。

“登记是必须履行的手续。”他们在窗前一张小桌旁坐定后,普拉门更明确地说:“办好登记手续后，就该想法重新安排一下我们的生活了。”

她认为没有必要回答。回答这种老生常谈的问题有什么意思？但是，正因为这种声明是老生常谈，所以引起了她的警惕，普拉门是不爱说空话的。

“总而言之，我想跟你谈谈我们至今未曾谈过的

一些问题。等我们办好登记手续后，这些问题必然会出现的。”

“听明白了,我的老爷!”

他本来想说什么，但停住了，因为服务员送来了咖啡。直到她走远后，他喝了几口咖啡，然后才说：

“我指的是你的职业。我觉得你最好还是换个工作。”

“你说什么?”

“我觉得我的声音够大的了。”

“正好相反，太小了。小到恐怕连你自己也没有听清楚你说的是什么。”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喝了一口咖啡，这才说：

“请注意，我这并不是随随便便想出来的，这件事我考虑了整整一年。”

“整整一年……为了解决我的职业问题吗?”

“我认为今年首先得解决你的问题。”

“为什么?为了当你的奴隶吗,我的老爷?”

“为了使你明白过来。”他平静地解释说。

她凝视着自己面前没有动过的咖啡杯，仿佛在问自己还值不值得继续谈下去。然后，她把目光移到外面街道上，那儿长着一排排经过修剪、叶子已经凋落的树木；树下一辆接一辆地停放着小汽车，仿佛要永远摆在这里似的。再近一点，靠近橱窗是人行

道，秋风正沿着地面卷起树叶。

“要不要披上衣服?这里相当凉。”

这一次他没有说这句话。大概他觉得该说的已经说了，现在该看她的了。

“你应当从这个问题谈起，而不该一开始就说我们应当登记结婚。”维奥列塔冷淡地说。

“从这个或那个……有什么关系……反正都得同时解决。”

“要是从这个问题开始谈的话，那就不会出现头一个问题了。仅这一个问题，就够我们吵一阵子的，那样就不会因两个问题而散伙。”

“我丝毫没有跟你散伙的打算。”

他说这话时，象平时那样沉着，看不出有任何动摇。

“因为你坚信我会让步,是不是?”

“我相信你最终会明白过来的。”

“因为你提出的方案完全是为了我好，对吗？”

“正是这样。我没有肯定说，你离不离开剧院与我没有关系……但这跟你的关系最大。”

“一个无才的芭蕾舞演员……白白地用头往墙上撞……”

“我并没有说你无才，连想也没有这么想过。不过,至于往墙上撞嘛,我看你说得差不离。”

接着，这个不爱说话、难得开口的人，突然来劲

了，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要是在别的情况下，她准会认为这对自己有利呢。你看，一个个斯斯文文、不流露感情、待人冷淡的人，担心可能会失掉她，终于活跃起来了，因为从她那出乎意外地不客气和异乎寻常地充满敌意的话语中，他觉察出她要跟他断绝往来，跟他疏远，那些在这以前看来很有把握、不成问题的事情——他们之间的爱情、婚姻和共同的未来，顷刻之间就要破灭，就要告吹，就要化为灰烬。

他尽量照顾她的自尊心，承认她有无可争辩的才干——为什么恰恰现在去刺激她呢——而着重强调另一方面：为那些早已被人占去的位置拼命，何苦呢？谁也不会为了使你满意而给你让位的。即使有朝一日你能达到目的，那也未免太晚了，而且对你的艺术造就不会有什么意义，顶多对退休金有所帮助罢了。其次，每天苦役般的劳动，那套使你只剩下皮包骨的饮食制度，经常遭受屈辱、批评和呵斥，好象你是拉货的牲口似的；还有永远无休止的竞争，同事们侮辱性的议论——这些议论也许没有刮到你的耳边，但她们在背后议论纷纷——和不可避免地会弄得精疲力竭……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他没有再说下去，大概是因为他觉得这个问题本身已包含了回答，或者是因他说话过多，疲倦了吧。

“我已经清楚了，这些话你并不是临时想出来的。”她点了点头，一面把目光从橱窗移到没有动过的杯子上。“很明显，这些论据你早就搜集好了……连同事们对我的议论……”

他沉默不语。

“大概你连最后一个问题也准备好了回答吧?”

“什么问题?”

“你是不是在等我问你：你不是要我换职业吗，那么你想叫我干什么呢？就让我当家庭主妇，生儿育女,或者干点辅助性工作,是不是?”

“我确实也想过这个问题。”

“那你拿定主意了吗?”

“正因为我没有想好,所以才推迟这次谈话。”

“市委里难道连一个女秘书的空缺也没有吗？”

“不要这么凶!”他平静地说;“我是说,你不要再生气了。”

她不想再说了，决定停止这次无益的谈话，但实在忍耐不住，于是又问：

“那么，要是我建议你换个工作的话，你会不会同意？归根结底，对你来说，这是容易办到的。一个行政人员，在艺术部门或者去畜牧场当领导，不都是一样吗?”

她觉得自己说得确实有点过火了，于是就没有再继续讲下去。要知道，不说失敬的话也可以散伙

呀。他同样没有作声，看样子不象生气，多半是她的话没有刺痛他，大概他把她当作小孩，认为她是耍孩子脾气吧。

“即使去畜牧场,可能我也毫无怨言。”他终于开口了“畜牧场也有困难,尽管奶牛并不跳芭蕾舞。但是，不管我怎样毫无怨言，我毕竟了解，变换职业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尤其是假如它适合你的志向的话。正因为如此，直至今天我才谈这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非要谈这个问题不可呢？”

“因为我找到了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你离开剧院，又不至于放弃原来的职业。文化宫成立了芭蕾舞小组，需要教员。你去那里，教那些青年跳舞，他们会目不转睛地看着你，会崇拜你……”

她疲倦地听着。而他大概把这种疲倦看成是同意的迹象，因此便一个劲儿重复“他们会目不转睛地看着你”“会崇拜你”这些话,尽管他没有这种习惯。

“别再说啦！”维奥列塔终于开口了“我承认这个方案比让我去当你的私人秘书要显得度量大些；我也承认你想说的一切，什么我凶狠呀、不公平呀、无才能呀等等，但我就是我，我还丝毫看不出自己有变的可能性。我要永远走自己的路，绝对不会变的，懂吗？不管有没有你，这条路我是走定了……”

“只是我不能没有你呀,维奥列塔。”

他是用平常那种慢腾腾的语调说这话的，神色

并不过分激动。不过，这句话毕竟使她从杯子上抬起了眼睛，迅速地瞥了他一眼。

“可以的!”

“不，不行！至今我没有对你提过这件事……我不明白……没有想到会导致讨论‘有没有你’这种问题。而现在，当我们已经到了这一步的时候……”

“别再说这些多愁善感的话了，这些话跟你很不相称。”她冷淡地说，因为她觉得自己的心肠在开始软下来,想使自己坚强一些“今天,你给我提了两个问题。我的回答是：第一个问题，我同意；第二个问题,我反对。现在,你自己去决定吧。”

他摘下眼镜，掏出手帕，仔细地擦了起来，仿佛突然发现周围世界变得极其模糊了似的。然后，他重又把眼镜放在那个难看的大鼻子上，低声说：

“我需要考虑一下。”

她没有表示异议。

普拉门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看了看，然后又加上一枚，毫无必要地重复说：

“我需要考虑一下。”

“那好，你考虑吧。无论是跟你还是别人，我都不急于办理结婚手续，你有充分的时间进行考虑。”

“要不要送送你?”

“不劳你驾了。就是不送我，你这半小时也拖得够长了。”

他们相互略微点了点头，就分手了，仿佛今天还会见面似的，尽管两人都知道，无论今天晚上还是明天晚上，他们不会见面。

“要不要披上衣服？这里相当凉。”

在这秋风瑟瑟的大街上，她何止感到凉，简直觉得冷。她穿着薄薄的旧大衣，就是那件去年、前年，总之从她最后一次升级时就穿起的深蓝色大衣，沿街快步走着。为了不使自己感到冷，她尽量不去考虑它，而用一些其他紧迫的事情来岔开自己的思路，例如为这次谈话牺牲了午休呀，现在该迅速赶去排练呀等等。

维奥列塔沿着空无行人、寒风凛冽的街道走着，尽量想些别的事情，而不去考虑寒冷。尽管如此，她仍然冻得全身打颤。这寒冷砭人肌骨，刺痛着她的心。不管她如何努力控制自己，也无法止住颤抖，而且愈来愈厉害。于是，她便千方百计把自己的思想引向另一件事情上：让他去考虑吧，让他走开吧，既然想用小市民的眼光来改造我，那就请便吧。尽管她一个劲儿往这方面想，仍无法抵挡寒冷的侵袭。她想发狠心止住颤抖，也无济于事，因为她的狠劲已经过去了。她知道，普拉门决不会按自己的无理要求改造她的，即使他为自己着想——谁不为自己着想呢——这也不妨碍他为她想想。他刚才那番谈及无益的角逐和不可避免的疲劳的话，大部分是事实。

他是爱她的。不管她怎样发狠心，也无法否定这一点。除了父亲外，他是唯一爱她的人。他跟以前那些人不一样，他们偶然拦住她的去路，死气白赖地缠住她不放，想看看她不穿芭蕾舞裙时究竟是什么样子，要不就是想在自己的“成绩单”上再添一名芭蕾舞演员。对她来说，经过了那么多天的严寒和冷颤之后，他是温暖的泉源。过了那么多天寂寞的生活，当她躺在他舒适的怀里休息，向他倾吐内心的忧虑时，甚至哪怕他们在一起默默无言时，她都觉得是温暖的。

而现在，严寒和冷颤重又包围着她。归根结底，这不是由于她的过错造成的，更不能说是他造成的。她的生活就是这样没有条理，这是舍身奋斗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是无数考验之一。考验就是这样挡住你前进的道路，而你的目的就在于克服它。既然应当这样，既然没有别的办法，那你就颤抖吧，在颤抖中继续前进吧。

一直过了两个星期,有一次演完《卡门》后,普拉门才去找她。他们一起吃了晚饭，然后在他的单身宿舍过了一夜。起初，她等待着，想听听他考虑得怎么样了；后来她明白了，不会听到什么结果的。还在吃晚饭时，她就明白了，但这并不妨碍她跟他去宿舍，并在那里呆到天明。她丝毫不想用问题来难为他。

接着他又有两个星期没有露面，食堂里也见不到他的影子。一天晚上，他突然出现了。于是，她又在他宿舍里过了一夜。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尽管濒于破裂的边缘，但还藕断丝连地继续了整整一年之久。普拉门一直没有功夫谈他对那个问题的想法，而维奥列塔也没有问他，因为非常清楚，如果普拉门拿定了什么主意的话，那决不会符合她的想法。他之所以还来找她，那只是因为他难以抑制旧情；而她也不能跟他一刀两断，因为每经过一段寂寞生活之后，跟他见面至少可以带来一丝如此缺少的温暖。

要抛弃旧情，他精神上也是痛苦的。但他思想上激烈地斗争着，于是理性渐渐地——虽然是缓慢地——占了上风,可怜的感情哪能斗得过理性呢。放假之前，普拉门找她的次数愈来愈少，她也愈来愈感到寂寞。这就说明彻底地、无可挽回地吹了，经过许多不愉快的波折后，就这样无声无息和令人痛苦地煞尾了。这是不辞而别。这未经宣布的结局象初次见面那样，来得如此自然和突兀。

后来，米米告诉她，她发现他跟另一个女人搞在一起了。

“是芭蕾舞团的吗？”

“哪能？怎么会是芭蕾舞团的呢？……是市委的一位女秘书。他根本配不上别人。”

他没有从芭蕾舞演员中另择对象，使维奥列塔

免遭过分的讥讽，这从他那方面来说，可算得是高尚的了，尽管他现在找这个或那个女人，对她来说都无所谓。

“要不要披上衣服？这里相当凉。”

*　　　　*　　　　*

她蜷缩在床上，心不在焉地盯着对面照耀着玫瑰色扇形灯光的墙。那面墙犹如一片空场地，可供幻觉自由自在地活动，而且电唱机里传来了《天鹅湖》第二幕中的舞曲。但是，由于那段往事的缘故，幻觉一直没有出现。这段往事本来早已成为过去了，彻底结束了。可是它却偏偏在你面临考验的前夕，最需要安静的时候，跑来打搅你。

现在可不是你被离愁别绪弄得打不起精神的时候。应当用以往取得的成绩来给自己鼓劲，坚定信心。事实上，你毕竟也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绩，尽管在爱情方面是失败的。比如说，在一些剧目中，你担任过独舞角色，还有那次纪念大会上的表演。

纪念大会是去年由市团委主办的。会后要表演文娱节目，其中必定要有芭蕾舞，这已成为一种传统。过去只有奥尔加才享有表演这个节目的权利，这也同样成了一种传统，因为所有的节目都必须是高水平的。可是这一次，奥尔加对演出费讨价还价。她这种作风引起了团员们的不满，于是他们就让维

奥列塔来表演。

她为这五分钟的双人舞表演尽心竭力地进行准备，这可把她的配角瓦斯科弄苦了。这段双人舞，他同奥尔加不知跳过多少次，简直跳腻了。于是瓦斯科就让她自己进行练习，向她保证说，一切都会顺利过去的，准会达到相当的水平，用不着担心。

他不了解，她之所以每天整小时地练，并不是为了达到某种相当好的，但毫无意义的水平，而是为了达到更高的水平。她不想对他解释这个问题，因为她知道，假如她解释的话，瓦斯科准会笑话她的。

“你何苦要达到‘更高的水平’呢 是想显示自己的本领吗？在谁面前显示呢？这些观众懂什么芭蕾舞？只要上帝保佑你不咕咚一声栽倒在台上，就是再跳错,他们也看不出来。”

为了达到‘更高的水平’’,她简直豁出命来练。有时她相信这种愿望，这种强烈的愿望不会不转变为技能的。于是，她不惜一切，继续紧张地排练着。甚至有过那样一瞬间，她觉得巨大的成绩已唾手可得了。但是，她刚刚觉得极大的成功就在眼前时，又马上感觉到了另外一种东西——不现形迹但难以克服的障碍，令人讨厌地挡在前面，无法排除掉。它象一块冷玻璃，愚蠢的苍蝇一个劲儿往上面乱撞，可就是飞不过去。她也同样顽固和绝望地往这块冷玻璃上撞，直到感到累得两腿发软，双膝打颤，紧身衣已被

汗水湿透，紧贴在背上，并且胃里直恶心为止。

休息了一会儿，她又从头开始练习。练完一遍后，又从头开始。就这样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直到她认为如果不能完全达到“更高的水平”，那至少也要远远超出那个相当好的但毫无意义的水平。

可是，当决定性的时刻已经到来，站在幕后等待导演给她信号时，她顿时紧张得发呆，手脚都麻木了，她在排练中取得的一切，转眼之间都消失得无踪无影。

就在这时，乐队奏起了她的舞曲。她恍恍惚惚地走上舞台，恍恍惚惚地觉察出聚光灯的光圈紧紧咬住她不放。她真象在梦中一样，看见了这个半明半暗和寂静无声的大厅。不知是什么奇怪的旋风把她卷了起来，使她全神贯注了。突然间，她感受到了那种难以描述的状态：身体变得轻飘飘和无拘无束，你仿佛在高空中翱翔，仿佛在广阔的空间飘荡，仿佛在音乐和感情的漩涡中飞翔、奔驰、跳跃、旋转,集内心的颤动和痛苦、狂欢和悲愁、不现形迹的东西的反光和难于表达的东西的映像于一体。

最后，当她在台前停止动作时，响起了一阵掌声。她仿佛觉得此刻以前，她不象是自己。现在，作了这么大的努力后，她终于变成她本人了，恢复了本来面目，把大家心中都有的美的火花，献给了满堂观众。

“ 这是胜利,亲爱的,’演出结束后,米米对她说,“ 你使奥尔加慌了手脚，你压倒了她，使她觉得毫无指望了。这是真正的胜利。 ”

她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高兴。当天晚上，那么多天来她头一次睡着了，没有做什么恶梦。最使她高兴的是她终于克服了障碍。这就是说，障碍并不是致命的，即使你不会特殊的步伐和特别好的跃步，也能越过它。

而现在，要重演这个节目了。不错，黑天鹅的舞段比那段简单的双人舞要复杂得多，就是经验丰富的演员，为了演好这个角色，也得有意减掉一些动作。米米排练时，就是这么做的。她是一只不坏的黑天鹅，只是属于中等水平。你有演这个角色的机会，而又只能演出米米的水平，那就等于错过良机。

电唱机象以往一样,开到了最大音量,以至米米进来时，维奥列塔没有听出她的脚步声。于是，米米放大嗓门说：

“ 特麦努什卡，你又睡迷糊了吧？我真为你担心。”

“ 我没有睡迷糊，我在脑子里把那段舞再过一遍。”

“ 脑子里过一遍？这些角色我们用腿跳得还少吗？还用得着在脑子里过一遍？用不着！你真的要

发疯了。”

“五点排练。”维奥列塔见米米脱鞋准备躺下时便提醒说。

“还有时间。”米米一面回答，一面直挺挺躺在卧榻上，盖上了被子，“我稍微休息一会儿……万一我睡着了，你就叫我一下。”

她默默地躺了一会儿，然后又说：

“这里简直冻死人……看来，星期一得买电炉……我顺便到修理店去了一趟，他们还没有电炉丝。”

维奥列塔站起身来，关掉了电唱机。

“我想早点走，去那里暖和一下身子。”

“现在就想去？……”米米不怎么高兴地喃喃说，“排练时，你会暖和过来的。”

“我还是想早点走。”

“别这样！从昨天起，你就心神不定。”米米边说边叹气，并坐了起来，“你坐不住，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紧张到象你这种程度，似乎有点过分。这样紧张对演出也没有什么好处呀。不要紧张，放心吧……用不着我多说了。”

然后，她随便理了理头发，迁就地说：

“那好吧，我们一道去。”

*　　*　　*

鉴于这个节目久未上演了，而且将有贵宾出席观看，团长要求一切都要达到高水平；再加上是两个替补演员代替完美无疵的奥尔加登台表演，不知道她们究竟会演得怎么样，于是，导演决定在舞台上重排一下某几段舞。

“几乎跟彩排差不多。”米米跳完了舞，站在维奥列塔身旁，边喘气边说。

“头头说‘好’，”瓦斯科插嘴说，“在他的语言里，这就意味着‘很好’。”

导演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确实低声说了句“好”，天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不过至少没有表示不满意。

舞台上开始排练第三幕中的六人舞了，维奥列塔装出一副看别人跳舞的样子，以掩饰自己怕被别人看出的紧张心情。几个集体舞班中的姑娘站在后台较远的地方，望着她和米米，相互低声嘀咕着什么。

“她们是在嘲笑我们呢，”米米小声说，这样的细节是逃不过她的眼睛的，“奥尔加不在，她们就嘲笑起我们来了。”

“你生气吗？”瓦斯科好心地问。

“恰恰相反，我很高兴。我早就盼望她们最后也来忌妒忌妒我。”

“只是她们不是忌妒，而是在讲你们的是非。她

们会拿你们跟奥尔加相比，讲你们的怪话。”这位男演员模仿着她们的样子说。

他们继续这样低声而毫无意思地谈论着，不管有事没有事，总爱这样闲扯一阵子。但维奥列塔已经不在昕了。从舞台深处吹来了一股凉气和霉味。唉，这令人作呕的霉味，这无聊的闲扯，这些挤在后台的人！在这所由三面墙围绕的古里古怪的舞台上，在明亮的灯光照耀下，一些虚构的人物在做各种虚构的动作。从这里看得很清楚，这神话般的仙境是用木板和画布组成的布景、断断续续的命令和无谓的奔忙构成的。这是一幅极其枯燥乏味的景象……但这些人还是象中了邪似的，在这灯光明亮的地方转来转去。这舞台是特意为那些虚构的人物虚构出来的,同时,它又是现实的､庄严的,象磁石那样富有吸引力。

六人舞已接近尾声，开始跳最后一轮。接下去就是黑天鹅的舞，该她上台了。

“ 准备好了吗 ?她听见导演问。

这是一种温和、赞许的声音。

“ 我有点担心单脚急转｡’她低声说。

“ 还要单脚急转干什么 ?这一次嗓门很大,包含着生气的成分;“ 不要单脚急转,转几圈就行了,没有时间再试。”

他讲得还是相当委婉的,并没有直截了当说‘ 没

有失败后再来的时间了”，尽管他很可能是这么想的。她发现集体舞班的姑娘们在讽刺地大笑，而米米用手势为她打气，意思是说：“拿点本事给这个冷血动物瞧瞧。”

“不要在任何人面前显什么本事。”她父亲曾说。不过，此时此刻，她也无力在别人面前显什么本事，导演的话使她的心揪紧了，她仿佛完全不能动弹了似的。“你完全不能动弹了。”她心里想，“放松些，不要理睬周围这些冷笑的人，不要考虑自己。一句话，什么也别想，什么也不要考虑，思想上放松些，进入角色，进入幻想——你的幻想，美妙的幻想，那里一切都是真的……”

她恍恍惚惚地听出了慢调曲起调的节拍，又恍恍惚惚地发现自己已经在舞台上了。接着，象在梦中一样，不知不觉地做起单脚尖着地全身回转的动作来了。连想也没有想，仿佛这组熟练的动作不是根据剧情的发展开始和结束，而是自生的，来自她本身，对她来说是那样自然，如同呼吸的律动，如同脉搏接连不断的跳动，如同鸟类发情期的交尾和疏远、相聚和飞散、温柔的融合和突然的争斗一样自然。当乐队以快速的节拍奏起尾声时，她象旋风似的单脚急转起来，仿佛不是她本人，而是一个无意识地动作的机械人漠然地数着，数着，数着，直数到三十二圈。

她靠在幕后的墙上，喘着气，心剧烈地跳动着。

“好……’导演说。

他停了一下，然后又发出了干巴巴的声音：

“甚至可以说很好……不是没有技术性错误，但有长进……”

从他的分析中，她只听清了个别的词。她还在深深地喘着气，无意中惊奇地发现这一次也成功地克服了那个致命的难以逾越的障碍。集体舞班的姑娘们继续望着她，但她们不再讥笑和嘀咕了。对她们来说，这三十二圈单脚急转是才能的标准。她们真的羡慕她了。

“有长进,但不是没有错误,’后来回到宿舍时,米米学着导演的腔调说，“天啊，多么可怕的冷血动物！这个人就象是塑料做的一样，他的大脑也是塑料做的,他的感情也是塑料玩艺儿。”

“他的感情不是塑料玩艺儿。”瓦斯科反驳说，“他压根儿就没有感情，所以对细小的技术性错误也进行挑剔……”

这天晚上又象头天晚上一样，他们这几个人聚集在宿舍里，因为去饭馆的钱不够了，但还足够他们在家里吃顿便餐。今天这顿饭也是香肠和伏特加酒，不过明天晚上瓦斯科倒有可能请她们吃顿丰富的晚餐，因为不知是谁答应借给他钱。

“今天晚上,玛尔加丽特卡确实使我大吃一惊。”

坦尼娅一面说，一面在一片火腿上涂了许多芥末。

坦尼娅爱激动，因为这个可怜的人一上台表演，就象被绳子绊住了前腿的马似的。不错，看不见这条绳索，但完全可以觉察出来。

“只是应当沉着一些，”瓦斯科说，“今天上台之前，你脸色那样苍白，我担心你会摔倒呢。”

“玛尔加丽特卡，你为明天担心吗？”坦尼娅好奇地问。为了不至超过应有的体重，她只吃完了自己的一份火腿，没有吃面包。

“是呀。”

“是象平常那样，还是更厉害一些？”

“厉害多了。”

“那我可以教你一种方法，对别人我是不说的，但可以告诉你。你没有看出我从来就不紧张吗？”

这个问题完全是演讲式的，所以维奥列塔没有回答。

“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设想大厅里挤得满满的不是人，而是高水罐，每把椅子上一个高水罐。”

瓦斯科怀疑地摇了摇头。

“很难这样设想，因为高水罐不会咳嗽，而这些人咳嗽呀。”

“管他们咳嗽不咳嗽，我就设想他们是高水罐，”坦尼娅坚持说，“你要是面对一堆高水罐跳舞，还有

什么好紧张的？”

“我不会紧张的，”维奥列塔心里想，“我不会紧张的，而且要跳得让观众真的象高水罐一样坐在那里。”艺术的意义不正在于用自己的激情去感动别人吗？上台前怯场是感动不了观众的。要把美在你内心引起的激动献给他们：这就是美，至少也拿一点去吧。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把它带到自己的生活中去。

“咳，天啊！一个老头子突然心血来潮，坐到钢琴旁，作了几段曲调，就叫人吃这么大的苦头！”米米大声说，“当他的手指按琴键时，他大概想也不会想到有多少只脚要跳得筋疲力尽啊！多少不幸的女人会在这紧张的乐曲声中累伤啊！”

“你说的那位‘老头子’创作《天鹅湖》时，是三四十岁年纪。”瓦斯科说。

“管他多大年纪，不都是一样吗？”

“他的乐章又不是为会累伤的人写的，而是为那些……”

“……为那些跳得轻松愉快的人写的。”米米以讥讽的口吻打断他说，“只是不知道你跳完舞后，是否按过自己的脉。”

“我觉得心都快跳到喉咙里了，还按脉干什么？”

“那你刚才为什么还胡说八道……”

“是呀，只是在舞台上我是一头拉货的牲口。不

是需要有人扶着你们，用手把你们举起来吗？优美、轻盈，这就是对你们的要求；你们究竟会流多少汗，这也是你们的事。拿奥尔加来说吧……”

“别对我谈这个坏女人!”米米打断他。

她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瓦斯科，虽说是她的瓦斯科，可在舞台上不是用手举起她，而是举起奥尔加。

“也许她是个坏女人,但在技术方面是最好的。”瓦斯科又插了一句。这样一来，又添了争吵这份不可代替的下酒菜。

“最好吗?”米米大声说:“你是说,她好到没有个性，是不是？不管扮演什么角色，她都是一个样式……”

“……因为她想也想不到考虑其内容。”坦尼娅补充了一句。

“当内容妨碍她跳舞时，为什么非要考虑不可呢?”瓦斯科好心好意地说:“她会跳单脚急转,而且跳得不错,这不就得啦。”

“她会跳单脚急转,但不会塑造形象。”米米反驳说:“我觉得她象那样的孩子,妈妈教他们学诗,只是为了在客人面前朗诵一下而已。‘来,奥丽奇卡,给我们朗诵一首诗!’于是，奥丽奇卡就象炒豆子似的一字不差地朗诵起来，至于这首诗究竟是表现未来的生活,还是毫无意义,她是不考虑的。”

“ 是的,可是她朗诵得一字不差呀。”

“ 她一开始就错了，承担了不是她力所能及的事。”

“ 得啦，你似乎过于……那样的技术…… ”

“ 嘿,既然有技术,那就让她去表演体操好了。归根结底，是跳芭蕾舞，还是搞体操，对她来说不都是一样吗？她不就是想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吗？可以看得出来，为了让大厅的观众都能看见她，每当她用趾尖站立起来时，她总是拼命想站得高一点：‘ 你们看我多能耐！看我多有本事！’”

“ 快喝酒吧,别那么激动 !’瓦斯科一面给她倒满了酒，一面温和而又带点挖苦地说。

但米米连看也没有看酒杯一眼。

“ 她对所扮演的角色没有体验，只是把排练过的动作给观众重做一遍罢了。她的表情既没有痛苦，也没有欢乐，就会用趾尖站起来转动几下。她不指望观众相信她的感情，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感情，而靠大家赞美她的技术。她就会用一只脚趾尖着地，机械地转圈,一遍又一遍地转,然后让大家鼓掌。”

“ 观众也都鼓掌呀。”

“ 能不鼓掌吗？就象给艺术体操冠军鼓掌一样。对她来说，芭蕾舞只不过是艺术体操而已。至于各种不同的感情、心境、感受,那她只限于两种表情 极其虚伪地流露出幸福和心满意足的微笑，要不就是

悲痛地紧锁双眉和可悲地瘪着嘴唇。”

这时，为了更清楚起见，米米把奥尔加的样子模仿了一番，逗得瓦斯科和坦尼娅哈哈大笑，尽管这不是什么新把戏。

维奥列塔心里想“不用说，米米是在忌妒她，就象你忌妒她一样。虽说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毕竟是忌妒。”

“她毫无想象力。”米米象念起诉词似的继续说，“她对事物的想象能力跟我举重的本事差不多。好在她没有演电影，否则为了让她哭，准得在她鼻子底下塞一堆大葱才成。而我们的特麦努什卡对一切都有体验，感受又那样深，简直要发疯了。这孩子为了一个角色简直痛苦到了极点，但她不是为了显身手，而是为了演好它。”

“你真的痛苦吗，玛尔加丽特卡？”坦尼娅问。

接着，她拿起酒杯，补充说：

“伤心吧，姑娘，伤心吧。变瘦的最好方法是……”

“唉，别惹她生气啦。”米米打断了她的话。

“你真是……一点也不许别人欺负你的孩子。”

“她就是不该受欺负嘛！”米米解释说，“无论你叫她玛尔加丽特卡也好，叫她拉列也好，甚至对她说奥尔加比她强也好，她都不在乎。”

“奥尔加是比我们大家都强。”维奥列塔最后决

定表示自己的意见。

“你看……”

“嗯,是比我们强。”坦尼娅也表示同意,同时鬼鬼祟祟地给瓦斯科使了个眼色。

“讲你自己好了,别把我们带进去!”米米生气地说。

“自己就不好说了，我是有私心的。至于拿你们两位来比较嘛,她是要强一些。”

“我不是已经对你们说过她强在什么地方吗？就有一点死板板的技术。”

维奥列塔心里想“:不用说,米米在忌妒她,就象你忌妒她一样。虽然不无道理，但毕竟是忌妒她。最可怜的是你们连她这样的人也忌妒，因为不管她多么没有出息，她毕竟会你们不会的东西。”

“我们的特麦努什卡可能跃步赶不上她，但有自己的个性,”米米继续说“,小傻瓜,重要的是个性,而不是技术。要把公式化的教条变为自己的东西，让观众信以为真，使他们激动，而不是为了让他们说：你把功课背得真熟……”

维奥列塔想：“你确实对所扮演的角色体验很深,但结果如何?你就是体验得哭了,又有什么用呢？跳舞跟你坐在房间里闭目养神可完全不一样，因为你必须把这架由骨骼和肌肉组成的机器满台拖动，难度大时就会乱套。那时，你只好为稳不住而生自

己的气。就算是纯技术吧，没有它就不行，这正是奥尔加引以自豪的地方。”

“好啦,别说啦!”这时,瓦斯科大声说,“奥尔加长，奥尔加短的，我都听腻了。老生常谈……我告诉你们：明天我们的玛尔戈就要露一手了，她扮演奥季丽娅，连英国那个玛尔戈也准会被她压下去的……”

“住嘴！你会把她惯坏的。”米米打断他说。

他们继续闲聊着，但维奥列塔已经不在听了。当他们喝完第二瓶酒时，话就更多了。于是维奥列塔便悄悄地离开了他们，到自己的床上去了。

最好是睡觉。但要睡，首先得脱衣服。不仅要脱衣服，而且必须抛弃一切妨碍你入睡的念头。应当摆脱痛苦的回忆，已经过去的枯燥无味的一天，一切谣言，鄙夷的讥笑和忌妒的目光。你只有象脱掉脏衣服一样，把这些东西一件一件地扔掉，才能昏昏沉沉地入睡。

你需要安心地酣睡，尽可能不要梦见那些门、悬崖和深渊。你早就没有安稳地睡过觉了，现在该好好地睡觉。

星　期　日

伟大的一天完全象往日一样开始了，就是说令人不愉快。

其实，象往常一样，在闹钟铃响之前，一切好象还不至于这么令人不愉快。不过，那还不是白天，人们还处在半睡半醒的状态之中，是介于白天与黑夜之间那段短暂而昏暗的空隙时间。充满恶梦的黑夜已经过去，令人烦恼的白天尚未来临。

这一次，她做了个很一般的恶梦。她恍恍惚惚地突然觉得自己到了一个黑暗而荒凉的地方，模模糊糊记得从前也去过那里。但怎么也走不出去，因为没有找到能为她指路的任何标记和物体。于是，她在昏暗中环顾四周，发现前面是一扇端端正正的大门的轮廓。她这才明白过来，原来是站在那扇大门前。

她站在那个寒冷而黑暗的地方，穿着破旧的内衣，冻得发抖。她就这样在那扇哀求不动的大门前站着，直至朦胧的脑子里突然闪现出一个念头：大概被子掉在地板上了吧，于是就醒了。

在大门前等待是恶梦中的慢调曲，掉进深渊则

是快速调。不过今天晚上，因为她及时醒了，所以没有到达那个深渊，只在梦中跟父亲交谈了一会儿，还是那个令人不快的话题：是否作了最大努力。后来，她显然又睡着了，因为她轻松自如地在隐藏于深草和茂密的灌木丛中的羊肠小道上走着，而路的尽头那边，出现了蔚蓝而清澈的湖，湖面上泛着粼粼碧波，冒着热气。湖周围长满了茂密的灌木林。她掉进了湖里。在闹钟刺耳的铃声把她扔进新的一天令人不愉快的现实之前，她一直在湖里挣扎着。

这一次，她并不是被闹钟惊醒的，因为是星期天。但是，每天同一时间闹钟都把你惊醒，久而久之，即使闹钟不响，你也会醒的。她躺在床上，红褐色的暗淡光芒透进她那微微闭着的眼帘，这就说明米米还没有起床。接着，她自我安慰地对自己说，今天是星期日，不用着急。可是，她忽然想起今天不仅是星期日，而且是个伟大的日子，于是她一跃而起，伸手去开灯。

房间里的灯不亮，浴室的灯也不亮，大概是灯泡烧坏了吧。不，灯泡没有烧坏，是被检查员拧走了，因为昨天米米忘了交电费。维奥列塔从抽屉和壁橱里找蜡烛，但没有找到。归根结底，摸黑也可以洗澡。

这一天来得很正常，只带来一些普通的小小的烦恼，这使她放心了。正如米米所说，太好了并不见

得好。她洗完澡，擦了擦身，冻得瑟瑟缩缩，急忙跑进房间穿衣服。米米蒙着头睡，还没有醒。她一贯蒙着头睡，这样暖和些，也可能是为了不做那种梦见自己在无边无际、寒气逼人的黑暗地方行走，找不到出路的恶梦吧。

房间里杂乱无章，不堪入目。满桌是昨天晚餐的残渣剩菜，衣服到处乱扔。米米那一头，地板上满是唱片，床铺没有整理，床单洗得开了绽，旧枕套上满是黄斑。明天得进行大扫除，该洗的都洗一洗，适当添置点新的用品，尤其是应当换床单。明天是整理内务的日子，是明天，不是今天。

没有一点吃的东西，连那些毫无滋味，硬得象石头的饼干也吃光了，而又断了电，咖啡也不能煮。她没有叫醒米米，就离开了宿舍。

剧院化装室空无一人，排练厅也是如此。她脱下衣服，穿上了出征的盔甲 ——干这一行就得这样，一半时间花在换装上。她稍微活动了一下身子，接着就进行紧张的练习。开始是靠墙练，然后就在大厅里练。从对面墙上的大镜子中，她看见了一个穿着黑色紧身衣的孤单单的身影 —— 自己的身影。有时，她喜欢自己，觉得自己苗条、秀丽，而有时，她又觉得自己太瘦了。

镜子。教员要大家“照一照，以便看出自己的错误”而导演又发牢骚，说什么“别照啦，老是这么照

来照去,怎么能深深体验所扮演的角色呀”。

当教员顺便朝大厅里看一眼时，她已经练完了。

“啊,你在这里,维奥列塔…… ”

接着，又语带双关地说：

“你还有哪里可去呢？……只是不要太累了。我不是对你说过吗，只要晚上有演出，白天就不宜太累。”

维奥列塔穿好衣服，走出排练厅。她还不知道究竟去哪里好：她不想回宿舍，而食堂今天又不工作，况且还不到开饭时间。所以，当她在门口碰到教员时，便感到很高兴。

“走,去喝杯咖啡！”这位从前的芭蕾舞演员说。

她过去是芭蕾舞演员，而且是主角，尽管不很出名。她有一张令人喜爱但已经松软的脸，搽脂描眉显得有点过分。总而言之，这是年龄和她力图隐瞒年龄的表现。她的身材已胖得不象样子了，大概是想把过去半饥半饱年代没有吃够的东西都吞食下去吧。她在这方面的严格要求，象其他方面一样，现在一股脑儿用在学生身上了。她要求严格，好吹毛求疵，毫不客气地指出你的问题，但她严厉的语调是出于好意。因此，大多数演员都喜欢她。

她们朝红罂粟咖啡馆走去。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地方可去呢？这一天外面很潮湿，阴沉沉的，下了一整晚雨，人行道上满是积水。街道两旁的树干湿

得发黑，在阴沉沉的秋天的天空里纹丝不动的树枝也是如此。

她们默默无言地走着。直到走进咖啡馆，喝完咖啡后,教员才问：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呀？米米到哪里去了？”

“她在休息。”

“那你为什么不休息呢？”

维奥列塔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教员深深地吸了两口烟，象是要把过去不得不戒烟的那些年的烟量统统都补上。然后她说：

“芭蕾舞并非一切，维奥列塔……舞台也同样如此。除了芭蕾舞和舞台之外，还有生活，这点你大概不会忘记吧？”

“对我来说,这就是生活。”

教员又吸了一口烟，接着猛然把烟头熄灭在烟灰缸里。

“我们大家都这么想……至少在一定时期和一定年龄的时候是这么想的。可是后来……以后你会看得出来：不跳芭蕾舞你也会照样生活，芭蕾舞也可以没有你……”

“您还是有用的。”维奥列塔终于开口了

“但愿……可是难道我们就要求这一点——有用就行了？或者说我们简直被迷住了，习惯了，活该混到这种地步……因为我们离不开这种环境，没有

这种气氛——排练的忙乱，初次上演的狂热，入口处拥挤的人流，广告，聚光灯，乃至于烦恼……就不能生活。”

她掏出一包航空小姐牌香烟，取出了一支，但又把它放下了。

“我抽得太多了……”

她若有所思地看了看维奥列塔，突然问：

“比如说你吧，问没问过自己为了什么而拼命干呀？”

“因为我觉得自己在一些方面还不够令人满意。”

“谁能都会呢？”教员抬起了仔细描过的眉毛，“这个人某一方面差一些，那个人另一方面又欠缺些……”

她又掏出烟来，这次点着了。

“是的。不过，还是有程度不同的区别呀……”维奥列塔认为可以表示不同意见。

教员又看了她一眼，好象在寻思应如何理解她这句话的意思似的。但她显然没有弄明白，因为她说：

“不错，是有程度不同的区别。于是有些人就想出风头。我们大家在这方面都想得过多了，都拼命想得到奖章，得不到金的，就得银的，得不到银的，就得铜的。可是现在，当我早已不是自我奋斗，而是教

育别人，教你们这些人时，我愈来愈觉得艺术不是竞赛……我是说，假如你决心献身于艺术，而不是要它为你服务的话。你就继续努力吧，不要把这看成是竞赛就是了。尽量干得好一些，尽量成为最好的演员——我说完了。”

“只是才能……”

“你知道什么是才能？”教员又抬起了眉毛，“我当了十年教员，对于才能一无所知。身体素质我都了解，排练情况我也一清二楚，但关于才能我却一无所知……除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关于才能的故事外。”

“我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

“我也忘得差不多了。古时候把金币叫‘塔兰’①，这你总该知道吧。说的是主人给自己一个最忠实的仆人五塔兰，给第二个仆人两塔兰，给第三个仆人一塔兰。具体数字，我可能记错了，不过这没有关系。于是，他们就走了。后来他们一个个回来了，主人就跟他们结帐：第一个仆人用自己的劳动赚了钱，第二个把钱埋在地下保存起来了，第三个把钱花光了。于是，主人奖赏了第一个仆人，从第二个仆人手里要回了钱，把第三个仆人撵走了。‘狡猾的奴才！’主人骂道，并命令他滚开。”

她又看了维奥列塔一眼，同时一面掏烟，然后接

①塔兰，古代货币单位。保加利亚语中“塔兰”跟“才能”是同一个字，“塔兰”是音译。

着说：

“我想已经够清楚了，我们的工作就在于增加已经得到的东西。”

“不过我们会增加多少，也取决于给了我们多少。”

教员两手一摊，表示爱莫能助。

“是呀。可是当给一些人多些，给另一些人少些时，你也毫无办法。上帝给这个，不给那个，这已成为一种风习。究竟为什么这样做—— 天知道，而我们的工作就在于利用自己的可能性，献身于艺术，不要过于追求奖章。”

她一个劲儿谈着奖章，大概以为维奥列塔是在拼命追求奖章和功名吧。也可能只不过想开导开导她，把她从那寒冷而昏暗的门旁，从无边无际、脚下的泥土直往下落的悬崖上引开：多加小心，姑娘！除了这扇门和悬崖外，生活中也还有别的东西。

教员也象普拉门。

* * *

维奥列塔在红罂粟咖啡馆前告别了教员后，就往回走。但她不想回宿舍去，而城里散步的地方又不多，于是她便朝近在咫尺的公园走去。正当她想起普拉门时，嗨，说也奇怪，她发现他就在前面人行道上走着。

她走近他时，朝他微微点了点头，本想走过去，但他把她拦住了。

“你好，维奥列塔。我正想祝贺你扮演新角色呢。”

他很清楚这并不是什么新角色，维奥列塔只不过是在一两次演出中代替一下主角罢了。但是，他显然是想表示一下自己没有低估她的成绩。

“我很高兴。你本来就配演这个角色嘛。”

他没有说清楚究竟为什么她配演这个角色：是由于她有才能呢，还是因为她肯干呢。不过，他显然是指后者。她低声说了句表示感谢的话，打算走过去，但他那种显得度量很大的样子和虚情假意的祝贺激怒了她，于是她说：

“给我讲这些干什么？”

“你知道……”他因为找不到适当的辞令而停了一下，“因为我跟你就那样……有头无尾……散了，不辞而别……你可能认为我是个十足的傻瓜和无法理解你的笨蛋吧……”

他当然理解她，尽管是从自己的观点出发。他大概也象米米一样，认为她这个孤独和不幸的人是在那可恶的悬崖上朝无法达到的目标爬着，是一个象许许多多朝无法达到的目标爬着的人一样的疯子吧。

“我没有说你不理解我，”她冷淡地说，“我们大

家在一些方面相互了解……在另一些方面又不那么了解……我们大家都是这样……”

他们沉默了片刻，然后他用另一种语调说：

“晚上我去……为你捧场……”

她继续朝公园走去。天还是阴沉沉的，但高空云层中露出了一个小光点，太阳使劲穿过乌云探出头来。那阳光犹如普拉门的同情心一样微弱、沮丧。

在这星期日的中午，加上阴沉沉的天气，公园里空无一人。湿漉漉的林荫道在黑黝黝的密林中消失了。一片阴沉暗淡的景象，不要说潮气和寒冷了。

“要不要披上衣服?这里相当凉。”

她沿林荫道走着，竭力不想普拉门，而把思想转到演出上去。两天来，她把全部精力用在这个角色上。当周围的人仿佛商量好了似的，要把你从这个角色引诱开时，你就更应当尽可能把全部精力用在这方面，应当完全变得象那个狡猾的引诱者一样，要装得很狡猾……有诱惑力……她愈是把精力花在这个角色上，就愈加清楚地觉得它适合于自己演，不必先去习惯它。黑天鹅不再是灾难的象征，而是不幸之人的象征。黑天鹅……这是舞台上最难演的角色，也是她一生中所扮演的最难的角色。

黑天鹅……难道你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仅仅是为了成为一个次等明星的影子，就让这位明星把你挡住，直至你消逝为止吗？

但是，你看，黑天鹅的时候也到来了，虽然一共只有第三幕中的一段双人舞……它也将显显本领，并将在观众面前显出自己的全部美丽。在它面前，白天鹅将大为逊色，将变为一只毫无光彩的天鹅……

“不要做任何仅仅是为了在别人面前显本领的事。”她记起了这句话“要做好事。”

她全神贯注地沉思着，不知不觉地加快了步伐。你急着去哪里呀？既然你哪儿也不想去，可以走慢点嘛。她本想在长凳上坐一会儿，可是由于昨天晚上下了雨，长凳还是湿的。这里树林茂密，显得阴暗，唯有一线孤零零的光芒透过枝丛斜射下来，仿佛它不是为了照耀公园，而是为了让人们看看它多么忧郁似的。

太阳从乌云里露出来了。维奥列塔继续朝前走着，来到有摇椅和旋转木马的游艺场。她找到一条干凳，坐了一会儿。在一小块无人的沙地上，两个小孩在玩摇椅。他们很走运，因为这小块地盘由他们支配着。年龄小的穿一件灰大衣，对他的身材来说，这衣服显得长了点。年纪大一点的孩子只穿一件绒线衣，但他的脖子上围了一条淡紫色围巾，而他的头上，一顶针织淡紫色帽子直遮到眉毛上，帽顶已经破了。大孩子坐的摇椅摆到了最大限度，小的使劲用鼻子吸气，正竭尽全力加快摆速。

你看这两个人，他们知道用别人看不上眼的东

西来取乐。无忧无虑的人最容易得到满足，可你从来就不是无忧无虑的呀；要求不高是得到满足最可靠的手段，可你从来就要求高呀。你只想要一样东西，一心想得到它，甚至当你已经发现无法得到它时，还仍然不死心。既然你如此顽强，但愿你能成为幸福的人。

她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往回走。人行道上仍然连个人影儿也没有，充满潮气和烂树叶的气味。夏天，这里人山人海，而现在整个公园都由你支配。谁也不想要的东西往往是多余的，也许得到满足的药方就在于此。要是你养成了吃别人不吃的东西的习惯，那你永远不会挨饿的。为孤独生活而感到高兴吧，满意地吞下那些烦恼吧，就把失望看成是对神经的锻炼吧。

她回来得正是时候，也就是说米米的气已经消了。

“我到她家里才找到那个鬼东西……你看，为了把灯泡要回来，星期日一大早就得起床……我说，哎，你们要人付钱，就是为了给人使坏吗？她说，我是尽自己的责任，你们也尽一尽你们的责任吧。那你也该事先打个招呼呀，我说，我要去市委控诉你们。而她说，我给你们打过好多次招呼了……‘好多次’—— 你听清楚了吧？只春天来过一次，就说是‘好多次’。我把钱往桌上一扔，跟她干了一架……”

壁橱前的灯泡已经亮了，这显然是吵架的结果。厚实的窗帘一拉开，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她们房间是多么凌乱。对米米不能抱任何希望，你要是不管她，那她就会一直这样生活在垃圾堆里的，根本想不到打扫房间。

透过绿色的纱窗帘，不难发现对面楼上的两位邻居，她们老是观察外界的情况，尤其注意这个被绿色纱窗帘遮掩着的房间。在她们看来，这里肯定是荒淫之地了。

“假如这些饶舌鬼不是用眼睛瞧，而是用刺来戳的话，那我们的窗户早就变成筛子了。”米米喃喃地说。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朝壁橱走去。

“你一大早跑到哪里去了？躺一会儿，休息休息，晚上你就要登台了。”

维奥列塔没有回答。但她铺好了被褥，用披巾裹着身子，躺在床上。

“要喝咖啡吗？”

“不,我已经喝过了。”

“同谁一起喝的？”

“同教员。”

“同教员？同这条毒蛇一起喝的？天啊！特麦努什卡,就是把你关进蛇洞里,你也会感到满意呢。”

米米开始煮咖啡，而维奥列塔闭上眼睛，想松弛

一下。看来她松弛得有点过分，因为当她醒来时，房间里已经黑了。她害怕得不得了，以为赶不上演出了呢。但一看表，还不到五点。米米拉上窗帘，照样睡着了。

到七点还有两小时。这正好是演出之前不慌不忙地做各种准备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如化妆呀，活动一下身子呀，稍微练习一下呀，然后还得换服装。最后，使人特别难受的是等待。

她起了床，漱洗完毕，穿上那件深蓝色大衣，拿起备有各种作战用品和小灰狗的手提包，去迎接考验了。

* * *

“我们该庆祝胜利。”瓦斯科说。

“那当然罗！你不是下过保证吗？”米米回答说，“我希望你除了良好的愿望外，能拿出必需的钱来。”

“放心好啦！”

他们三人沿走廊朝化装室走去。走廊的墙是灰色的，简直象兵营，非常难看。演员们来来往往，一些人已经准备走了，另一些人才去换装。演出结束后，总是呈现一片忙乱的景象，大家都急于离开这座建筑物，仿佛再过一会儿这里就要发生火灾似的，尽管有许多灭火器。

考验终于过去了。简直难于置信——不再面临

考验，你不需要再吓得发呆地站着，也不需要使劲抑制恐惧心了。

演出进行得不错，甚至比原先预料的还要好。导演对一切都进行得这么好感到满意，甚至破例当众表示了这种意见。至于团长……你可以看得出他坐在客人后面的包厢里，开始时，他如坐针毡；而后来，当致命的尾声已经结束，响起了匈牙利舞曲时，他轻松地舒了口气。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简直难以令人置信。

“喂,最后你总该换衣服了吧？”她听出是米米的声音，“我已经收拾完毕,跟瓦斯科在下面等你。”

维奥列塔坐在化装室里自己的位置上，疲惫不堪地耷拉着脑袋，象老太太一样把两手交叉放在腿上，深深地陷入沉思之中，以至忘记了她该干什么。她觉得没有什么事要做了。考验已经过去。奇怪的是，当你什么也不需要再做时，你心里就觉得无聊。

“别等我啦！”她疲乏地说。

“为什么？我们不是要庆祝胜利吗？”

“我不去了,我很累。”

“我也同样累呀,但这不是理由。”

“我觉得有点儿发烧。”

“这倒有可能……你那样紧张……”

米米看了看她，还想说什么，但她改变了主意。于是她便拿起手提包，朝门口走去。

“我们就在那家饭馆里。假如你觉得好一点的话,无论如何要去呀。”

最后只剩下她一个人了。现在，当她已经没有事情要做时，心里总觉得有事……究竟是什么事呢？……哦，对啦，该给父亲挂个电话。

她抬起头来，照了照镜子。瘦而苍白的脸上长着一对灰色眼睛，它们本来是蓝色的，但后来由于长期受强烈的灯光刺激和常看距离很远的东西，变成灰的了。

她掏出奶液来，开始用习惯的动作擦脸，擦这张瘦而苍白的脸。一些人说她的脸很温柔，具有线条美；而另一些人则说它象死人的脸。她这样坐了一会儿，接着，慢而仔细地用棉花擦掉脸上的颜料。然后站起来脱掉舞裙，是一条黑裙子，黑天鹅的服装。

她走到楼下传达室,给父亲打电话:“爸爸,我没有吵醒你吧?”

“怎么说吵醒我呀？你不是知道吗，我一直在等着呢。”

“一切都进行得不错……”

“是不错还是很好?”

“导演说很好。”

“好，既然他都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要使你们的导演满意，可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你呢……你满意吗?”

“感到很累。”

“是呀,还能不累吗……怎么样?还会再演吗?”

“不知道……可能……”

“既然这样,你就不要回来了。我已经基本好了。而现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那个大提琴手一直在外面大门口等她。她完全把他忘了。

“我还以为白盼了您一阵子呢……去宿舍吗?”

他没有说清楚究竟去谁的宿舍——去她的,还是自己的。这双关语显然是他事先想好了的。没有必要问他,也无须跟他谈这个问题。她默默地走了,拐进了一条偏僻而昏暗的街道,路灯稀稀拉拉,放射出微弱的光芒。这是她每天必须走的三条街道之一,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她每天总是沿这条路线往返走着。那个大提琴手一直跟在她后面。

“上一次您故意吓唬我……”他开口了,“不过我也决心冒冒险。”

“您已经晚了。”她冷淡地说。

“您这么快就找到对象了?”

“您已经晚了。”她重复了一遍。

接着她停住脚步,厉声说:“不要再来搅扰我啦!”

“可是为什么……为什么……我是回家呀……”他喃喃地说,对她那种严厉的口气感到很吃惊。

“那您就走吧……不要再跟在我后面。”她大声说，急忙拐了个弯，朝大街走去，连她自己对此也有点感到突然。

看来她真的累极了。直到现在，为了摆脱掉那个无耻之徒的纠缠，她漫无目的地回身朝后走时，才感觉到累。不过还是可以走到那家饭馆的，至少在公园里坐几分钟，等腿缓过来后再去，更不成问题。

是的，一切都进行得不错，甚至很好，连导演也赐予这样的评语。第三幕中，在她跳完双人舞后，还响起了一阵掌声。这时，指挥习惯地停了一下，好让观众鼓掌。于是大厅里爆发出一阵雷鸣般的掌声。维奥列塔不自然地向观众鞠躬时，发现普拉门也在鼓掌，并且还友好地给她使眼色。他坐在第三排，自然是跟新找的那个女人坐在一起，但他在鼓掌，还友好地给她使眼色。

她走到昏暗而寂静的公园旁，在头一盏荧光灯下第一条长凳上坐了下来。她沐浴在灯光里，如同在舞台上一般。

是的，一切都进行得不错，可以说达到了相当的水平。但更确切地说，是糟糕得很。从一开始，当慢调曲过后，紧接着单脚尖着地全身回转时，就糟糕得很。你已经进入热情奔放的状态之中，这热情促使你忘掉技术上的困难，把你由扮演者变成了主人公，把一连串的舞步变为一种充满感情、热情洋溢的舞

蹈，有鼓舞力的舞蹈。你全身热情奔放。可是，就在这时，你突然觉得自己被一种讨厌的东西束缚住了，简直不能动弹。这不是由于在观众面前胆怯和心慌引起的，而是害怕自己本身无能为力，担心这不佳的身体素质难以使你按照要求做完所有的动作，大概只能演出中等水平，甚至还赶不上奥尔加。这样一来，那股热情瞬息间就消逝了。你已经不象是在舞台上表演，而象是在进行练习，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地练习，直至练完。

是的，你只是进行了一次排练，而且只练出中等水平。快到结尾时，你作了最后的尝试，想利用单脚急转动作的效果尽可能补救一下。然而这一次你连单脚急转也没有跳好。因为在没有跳好单脚尖着地全身回转的动作后，你已经完全被那种觉得本身无能为力的讨厌的想法束缚住了，刚开始跳难度大的单脚急转，你就乱了步法，于是急忙改为转圈。

反正一切都不知怎么过去了。指挥还习惯地停了一下，好让观众鼓掌。观众是有礼貌的，用掌声填补了乐队的停顿。总而言之，响起了掌声。观众出于仁慈,才稀稀拉拉、随随便便地鼓了鼓掌。

是的，一切都不知怎么过去了，团长和导演所担心的失败并没有发生。只有你失败了，这完全是你自己造成的。至今你一直用一种幻想来安慰自己：假如你没有演过重要的角色的话，那只是因为人家

没有安排你演嘛。而现在安排了你，你也演了……跟米米随随便便演的水平差不多。你与米米的共同之处不仅在于同居一室，你们这两只黑天鹅也都同样飞不高。

“让我们庆祝胜利吧。”米米深有感触地说。只是对你来说，这次胜利是最后的失败，经过许多失败后的最后一次。而且可能是最大的失败，因为你唯一的幻想已经破灭了，失去了最后的一点安慰。最后，安排你演这个角色，可你不能胜任。不，不是说你没有努力，你在舞台上尽了自己的可能，表明了你什么能做到……什么做不到。必须回到你自己的位置——那扇门旁去。

主角……事实上，这是你朝思暮想的宿愿。你不想那位有朝一日也可能来到你身边的王子，而想扮演主角。至于王子，你从来没有怎么想过他，自然罗，当你周围的人都找了男朋友，有人爱慕时，你也该有一位王子了。但这也可以是一位最普通的王子，例如市委文化部的那位。不，不要王子，而要主角，这就是你的理想，这一直是你的理想。

她感到周围令人憋闷而寒冷的潮气愈来愈浓，不断透入她的体内。潮湿的寒气中还带有腐叶的臭味。她不由自主地打着冷颤，于是便站起身来。

“要不要披上衣服？这里相当凉。”

你还可以去那家饭馆。去饭馆？那里烟雾弥漫，

酒气熏天，人声嘈杂。人们沉浸在烟幕里，毫无意思地穷聊。还有瓦斯科幽默的玩笑，米米的冷嘲热讽……

你愈来愈离群了。你同大家疏远起来，甚至对最亲近的人——你父亲、普拉门和米米，也采取这种态度，更不要说别人了。这是很自然的。受伤的动物必然要躲进自己的洞穴，以便安静地舐好自己的伤口，或者在孤独中死去。渴望孤独，实际上就是死亡的开始，是一种模模糊糊的不想活下去的念头。最彻底的孤寂的住处是坟墓。

她慢慢地朝宿舍走去，穿过大街，重又沿着那条沉没在黑暗中的偏僻的街道走着。这是一条无名的街道，随便你说它位于哪里——索非亚，天边或者这座你呆了这么多年，仍然还感到陌生的城市，都不会有人怀疑的。对你来说，这座城市就是一个拥有三面墙的舞台而已。

在跳单脚尖着地全身回转的短暂的瞬间，你模模糊糊地看见了这昏暗而僻静的地方——异常寂静的大厅。都是高水罐吗？胡说！这是深渊。这致命的深渊，你可能飞越过去，吸引住人们的心——这就是美……拿去吧，哪怕拿一点也好，把它带到自己的生活中去。你可能飞越过这个深渊，但也可能掉下去。

你掉下去了，其原因在于你在某些方面还欠缺

……也许就差那么一点点东西，这瘦弱的身躯的结构中缺少某种东西，肌肉和筋络中少一点什么。艺术和肌肉……原因在于你在某些方面还有欠缺，也由于你丧失了一些东西——沉着、果断和对自己的信念。

要是你听从导演的意见，满足于演奥杰塔这一角色的话，那你会演得很好的。可是，你偏要演另一个角色。你不断朝米米投去请求的目光，要她把那个角色让给你。你不自量力，硬要做不可能做到的事。

你想成为黑天鹅……就是那只想以白天鹅闻名的黑天鹅，正象你想以主角闻名一样。可是，你们之间有区别呀,它能做到,而你做不到。

也许普拉门是对的，最好还是去芭蕾舞小组，教那些年轻人，用你自己还没有做到和学会的东西——舍身奋斗和艺术，去教他们吧。

她走到宿舍门前，这一次没有任何人在门口拦住她。她沿楼梯慢慢上去——三条街,四层楼,这是她每天必经的路线。她走进房间，迎面扑来一股凉气、烟味和男人用的香水味。米米用完香水时，正好是月底了，没有办法，她只好把瓦斯科的烟草牌香水拿来用，就是最次的理发馆使用的那种。“嗨，有什么关系！”

她打开灯，脱下深蓝色大衣，把它挂在衣架上。

接着便朝自己的床铺走去，无心顾及房间里杂乱无章的景象，就在床上坐下了。她垂下瘦弱的肩膀，象老太太似的将手放在膝盖上，就这样坐了一些时候。第三幕中的华尔兹舞曲仍在她耳边回响。

演出已经结束了。剩下来的是夜晚，还有梦。但在进入梦乡之前，你得重新经历许多痛苦。必须把一切从头至尾过一遍，问问自己有没有错误，错在哪里，得仔细想一想，就其实质来说，究竟是错误，是失败，还是希望彻底破灭，这一切是合乎所选择的这条道路的逻辑的。

假如真有上帝的话，等轮到她时，那她准会站在他面前，鼓起勇气问："上帝啊，这是为什么呀？无论什么样的考验，不是都应当有某种意义吗？"但是，上帝未必存在，虽然米米在这个问题上持另一种意见。即使真有上帝，他也未必会过问芭蕾舞。

假如希望破灭是预先选择的这条道路的必然结局的话，那怎么办呢？除了沿这条路走下去，精疲力竭地在那个没有尽头的悬崖上朝前爬之外，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假如不算象许多人那样停止和放弃这种职业的可能性的话，你还有什么别的可能性呢？

觉得自己无能为力而放弃这个职业，这是最糟糕的。即使你明知自己不会有什么出息，也没有什么比前功尽弃更糟糕的了。你最好还是沿着这个没

有尽头的悬崖毫无意义地爬吧，虽然滑得很，你也得爬，要不顾障碍和失败，痛苦和忧愁，没完没了的排练和小小的角色，冰冷而凄凉的孤独，尖酸刻薄的讽刺往前爬。要摆脱这一切，继续往前爬。然后你还会碰上这些东西，你就再一次摆脱它们，再往前爬。趁自己热情突发之时，不停地加速朝前冲去，朝着远方闪耀着光辉的天际，朝着你自己知道永远也不会到达的顶峰冲去吧！

她疲倦地站起身来，朝电唱机走了几步，想打开它，但又放下了。当另一部电唱机在你脑子里嗡嗡作响，第三幕中的华尔兹舞曲还在你耳边回旋时，打开电唱机有什么意思？那舞曲一直响个不停，而现在还带有一种戏弄和蛮横无理的味道，象是在讥笑似的。仿佛有一种冷冰冰的和带有敌意的声音在讥讽地模仿美妙的音乐，就象那种把你紧紧地束缚住，让你模仿优美的舞蹈的敌对力量一样。这种令人琢磨不透的带有敌意的力量挡住你的道路，它强大而狡猾，但你还是要拒绝服从它。

她又回到床边坐下，耷拉着脑袋，象老太太一样把两手交叉放在膝盖上。

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这就是你唯一的安慰，至少这一点是靠得住的，谁也不能把它从你身上夺走。她认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不管为时多么晚了，决不能半途而废，而要继续往前爬，这是她最后的信念，

也是那些顽强地在没有尽头的悬崖上爬着，绝望地爬着的人们所共有的可怜的信念，因为他们知道永远也爬不到顶峰的。你就爬吧，咬紧牙关爬吧，哭泣吧。

只有当米米放下小说，关掉灯后，她才能哭。这种做法非常愚蠢，不象米米看小说那样，而一个劲儿哭。白天，她从来没有发过牢骚，没有诉过一句苦，毫无怨言，总是习惯地把一切都揽在自己身上。在她积了这么多苦水时，她能不用唯一可行的方法——不管这方法多么无益——倒出来吗？虽然只是为新的苦水腾出位置，那她也得倒出来呀。

她侧着左身朝墙躺着，虽然父亲早就叫她不要侧着左身睡，因为这样会压迫心脏。也许这话真的有道理，但即使不侧着左身睡，她的心也很沉重呀，就是稍微再加点分量，也觉不出来。为了不使米米听出她在哭，她左侧着身朝墙睡着，把脸埋在枕头里。她这样躺着，用枕头捂住头，哭泣着。她不能象从前那样放声大哭，想怎么哭就怎么哭，以减轻心灵的痛苦，而只能吞声饮泣。就是哭，她也受到限制和压抑。她哽咽着，泪水湿透了枕头，枕套的左边永远点缀着大块的黄斑。

由于这个米米的缘故，你连尽情地痛哭一场都不行。